

現代中國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週刊

第一卷 第八期

最近遠東局勢的觀測

從鼓浪嶼到上海

日幣在華的跌價

世界大戰與日本

上海房屋糾紛的透視

德意同盟與反侵略陣線

德國的真情內幕

血的洗鍊（中篇創作）



受難的和平之神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出

MODERN CHINA WEEKLY REVIEW

現代中國

第八期 第一卷

目次

最近遠東局勢的觀測 萬千(一)

美國拒絕變更租界地位致日本照會全文 (一)

從鼓浪嶼到上海 君玉(三)

論日圓的低落 日·大陸新報(三)

日幣在華的跌價 家珂(五)

回顧與展望(時事一週) 利時·爾君(六)

論建設公債與上海游資 嘯雲(二)

世界大戰與日本 純青(三)

上海房屋糾紛的透視(社會問題) 章榴(三)

德意同盟與反侵略陣線 淡如(五)

未來大戰是怎樣的? 米里(七)

日本壟斷下的滿洲貿易 木雞譯(八)

德國的真情內幕 (克勞士曼著)(九)

日本的統治者(亞洲的內幕之一章) 約翰·根塞(三)

血的洗鍊(中篇創作) 夏萊蒂(四)

現代中國

第一卷 · 第八期

廿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版

出版者 商美現代中國週刊社

發行人 哈華特

經售處 五洲書報社

本埠各大書局

零售處

零售每冊五分

預定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

定價

告價

目價

每期每冊計算
甲等(封底變色)四元
乙等(封底裏)三元
丙等(正文前後)二元

FBI EAST PICTORAL WITH WHICH IS INCORPORATED

MODERN CHINA WEEKLY REVIEW S. M. P. Permit No. C 429

Publisher: J. H. Howard

美國拒絕變更租界地位

最近遠東局勢的觀測

萬千

致日本照會全文

鼓浪嶼公共租界因日本海軍陸戰隊登陸而發生的紛擾，現在雖已從極度緊張的狀態轉到尚可適用外交談判以求解決的形勢，但我們如果竟相信這一問題已經完全解決，那就未免過於樂觀。因為鼓浪嶼問題的發生，是日本和英美法正面衝突的起點，日本欲從中國逐出英美法的勢力，須從鼓浪嶼着手，而英美法欲保持其在華的利益，也非先維持其在鼓浪嶼的立足點不可，兩者之間，已都處於無可迴旋的餘地，這幾天的安謐，並不是永久的安謐。

至於本事件究將發展到怎樣的程度，現在很難於預言，我們所斷定的，則僅有左列的幾點：

第一：英法用抗議來維持在華利益的時期，雖還沒有完全成為過去，但美國所用以維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的手段，則已完全改觀。美國現在所採用的手段，不是單純的書面抗議，或口頭警告，而是堅決得無以復加的自衛行動。美國所採的手段，既有這樣顯著的變更，則可見美國對於抵抗日本侵犯美國權利的行動實已下了最大的決心。因此，日本如不改變其封鎖中國獨霸東亞的政策，則美國勢將繼續站在保衛自己權益的立場，對得寸進尺的侵略者予以迎頭的打擊。

第二：在鼓浪嶼的事件中，首先拒絕日本無理要求的是美國，首先派海軍士兵登陸的也是美國，這表明美國對於遠東問題願站在最前一線的意志。同時也是要英法當局從速放棄其「綏靖計劃」而以堅強行動答覆日本的示範，從此以後，畏首畏尾的英法當局，縱未必立即轉取極堅決的手段應付日本，建立所謂「東亞新秩序」的企圖，但也必然受到美國堅強意志的影響，而徐徐改變其節節退讓的方針。

第三：鼓浪嶼的美僑，僅有七人，而美國却採用這樣空前堅決的行動，來解除日本的威脅，這很足以表明美國不容日本再用「小刀碎割」的方法來奪取美國在華利益的意志，所以今後的日本，倘不決計和美國攜手，則對於美國在華的生命財產，便不能再有加以威脅的舉動。倘再有這種舉動，則必牽一髮而動全身，演為美日間空前嚴重的事件。

第四：日本對於鼓浪嶼所採的行動，含有一種試探的性質，是用以測驗英美真意的測驗工作。如果，英美在這種測驗之下，竟默然而息，那日本便會用同樣的手段來解決上海的租界問題，而實現其「外科手術」的企圖。今美國在受到測驗的一剎那，既毅然決然採取那種險些捲入戰爭的強硬步驟，則日本當然也會知道，現在美日所

爲五月三日日本外務次官以關於修正上海公共租界地皮章程問題，及關於變動與改善公共租界行政機構問題之備忘錄，送達駐東京美國大使事。查備忘錄涉及上海公共租界現所實行之地皮章程發生效力之日期，及聲明現有之行政機構有許多點不合應付已往七十餘年中逐步演進，及最近時代復經嚴峻變動之局勢。美國政府一如往日，準備爲關於上海公共租界地皮章程所需任何修正面經適當成立與進行的友好並有秩序的談判之一方面，惟美國政府不得不聲明者，就美國政府之意見觀之，上海區域之狀況，目前遠失常態，全無可望對所涉諸複雜問題獲得有秩序的解決，而使各方面俱獲合理的公允待遇之討論基礎。至於公共租界中之中國法院問題，有須聲明者，此項法院乃依美國爲其一方面之多方面的協定而建立，並制定其地位；對於地皮章程可能的修正之觀察，亦當施諸此項法院。

關於現所實行之工部局選舉制度，與夫公共租界內公共會議事，要知按照地皮章程，對各外籍納稅人並無歧視，投票資格之至低需要，爲根據每年租金白銀五百兩（約合法幣七百元）繳納之市捐。日人社會在此制度下享有大而日增重要之投票權，以事實言，日人所

爭雄的棋局已到了最後一「劫」的關口，在「和平戰爭」一問題沒有解決以前，不能再談改變上海、天津、漢口等租界現狀的問題，而在日本沒有下最後決定以前，上海漢口、天津等租界的現狀暫時必不至於變更。

第五：以英法為靈魂的國聯，雖向來採取對日屈服的政策，但這一次美國在鼓浪嶼所採取的行動，既是這樣勇敢堅決，則此次國聯行政會或許會有稍可人意的決議。

總之這一次美國在鼓浪嶼事件中所採取的行動，其影響之大，實不可一言以盡。雖然日本的反響如何，還沒有完全表露，但遠東渾沌的局勢，却已因此而獲得初步的澄清。

至於日本是否願從此拋棄其驅逐英法而建立所謂「東亞新秩序」的計劃，雖不是我們所能臆斷，但我們却也不妨試述我們的見解。依我們的觀察，日本縱不甘放棄其驅逐英法的企圖，但為事實所限，亦決不敢遽採廝葬的行動。日本固希望有一種「從天而降」的機會，讓日本能在中國為所欲為，但這種機會永遠沒有來臨的一天。日本或者依然將再試施其「親美」「反英」以武力恐嚇法國的技倆，求達其各個擊破的目的，但由於這一次美國這樣堅決而勇敢的行動，我們可以斷言，各個擊破策略的全無用處。雖然在英法委曲求全的心理，沒有完全變更以前，日本「小刀細工」的外交，也許還會在最近的將來，達到阻止英法大規模援華的目的，然而這種廻光反照的「勝利」，終必成為一現的曇花。因為英法雖有德義之憂，顧不到遠東這方面的發展，但當美水兵在鼓浪嶼登陸的時節，英法必也已得到下列的答案：四十二個水兵的登陸行動，勝於四十二次的外交文書的抗議，由此可見「行動第一」這句話，實含有不可磨滅的真理。英法的在華利益，向日本請求保證是無用的，只有英法自身的決心和實力，才是最確實的保證。無論國聯的譴責也好，羅斯福的演說也好，都不能入日本侵略者之耳，動日本侵略者之心，只有張鼓峯的砲擊，英法水兵的步伐聲，才能驚動侵略者之耳，心絃現在英法既已得到這樣的結論，那末無論如何，也不會長此受日本「小刀細工」的宰割而默然忍受了。

因此，如依我們的見解推測，日本必將被迫而暫時放棄其逐出英法勢力的狂妄企圖。但將於何時放棄？還要以英法行動的遲早與堅決的程度為斷。因為這次類於第二張鼓峯事件的鼓浪嶼事件，站在最前一線的門士是美國英法則不過追隨其後，其所予日本的教訓，還有不十分澈底的遺憾，必須英法能在另一事件上，表示和美國同樣堅決而勇敢的精神，然後日本的軍閥才會死心塌地，接受「衆怒難犯，專欲難成」的大好教訓。

日本的「大陸政策」終於發展到以世界為敵的階段了！日本「大陸政策」的初步目的，雖是在征服中國，可是欲征服中國，却先征服世界了。日本砲擊英船，艦號的凶手，少壯軍人的中間橋本大佐，不是說對華作戰亦即對英作戰嗎？其實又何止對英，直是對全世界和平勢力作戰。橋本之言雖出無意，却正暴露出日本內心的焦灼和荏弱；日本「大陸政策」的顛倒錯亂，不惜以世界為敵，正是他覆敗的最大原因，同時也是我們抗戰必勝的主要保證；但願全中國人都認清這個形勢，更堅決踏實，努力鬥爭，以迎接空前光榮前途的來臨。

有票權，在總票權比例上較諸日人所納市捐與地稅對工部局所收市捐與地稅總額之比例，已高出多矣。況日人有代表參加工部局議會，並被僱服務於工部局之各科。

至於變動及改善公共租界行政機構一節，美國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必能承認與公共租界行政有關之人，在租界歷史中嘗多所調整，以應付變遷中的情態。美國政府信賴租界當局將繼續努力調整租界之行政機構，及其中之習慣，以迎合日本與日人利益公允而合理的願望。

至於日本備忘錄中所稱租界當局宜與藉日軍援助而存在於揚子江下游的各政權密切合作，要知該區域現既無正當成立並組織的政府，租界當局已往及現在輒作種種努力，以應付所遭甚困難的局勢中之現實。美國政府覺此輩當局理當盼望日本民事與軍政機關之各種顧念，關於此點，宜予指明者：公共租界自其最初之日起，每臨四周區域發生騷亂之時期中，要當以避免捲入因租界外之事故所引起之爭執事件為其政策。此種遠避，乃承襲租界之國際性質，而因此天然流露諾言，即在租界享有利益之列強，無論其利益若何巨大，無一應用在他處發源之發展，歧視租界之國際性質是。

美國政府對租界當局雖處上海極度困苦與緊張之氛圍中，而仍以實效與精力使公共租界內處彼等有效管轄下之部分所發生之騷亂與不法事情，減至極小之度，殊為感動。美國政府茲再論及公共租界當局以往及今後繼續所作盡其正常職務之努力，此種努力時因毗連租界區域內之不法活動，及因日軍拒絕將位於蘇

從鼓浪嶼到上海

君玉

日本海軍陸戰隊，藉口取締『恐怖份子』，突然於四月十二日在鼓浪嶼登陸，侵入公共租界，逮捕我國青年，並提出五項無理要求；日本發動這種事件的作用，顯然在試探英美法對於遠東權益所抱的真正態度，以爲日本企圖對上海公共租界有所行動的張本。誠如我國外交部長王寵惠博士所稱：『日軍在鼓浪嶼租借地登陸，其意蓋在試探列強對於遠東所取之真正態度，亦爲日本謀奪上海公共租界及其他地位相似地域之初步行動。』日本輕蔑第三國之權益，已非一次。今日吾人應可明白，即列強欲其權益不被排斥於遠東之外，其惟一之方策，即在對日本侵略者，立採裁制，及報復措置。

日本發動武力侵略中國的真義，就在厲行其所謂『東亞門羅主義』，企圖摒除英美法等列強的權益於遠東的門外，而實現其獨霸遠東的野心。所以自中日戰爭爆發以來，日本就不遺餘力的摧毀外人在華的權益，不但外人在華的產業，被日軍的砲火摧毀無餘，就是外人的生命，也絕無保障。例如英大使許闇森的被日機射擊，美國「巴拿號」軍艦的炸沉江底，重慶英領事館的被炸，都可以說日本排斥英美的事實表現。在對華貿易上，日本復攫取了中國的海關，一面任日本的『私貨』源源不絕的傾入中國市場，他方面對於輸入中國的貨物，予以種種的限制，日本所予英美的歧視待遇，實在可以說已臻極度；就是國際貿易的大本營——上海公共租界，也處於日本暴力的高壓下，感到岌岌不保的危機。除非英美甘願放棄其在遠東的權益，否則對於這些事實，決不會熟視無睹的。何況日本現又欲變本加厲，揚言佔領上海天津各地公共租界，而先在鼓浪嶼侵入公共租界，以試探英美法列強的態度。所以英美除先後向日本抗議外，倫敦、華盛頓之間，復商討採取聯合行動的辦法，至五月十六日，英國駐華艦隊司令諾白爾中將乘旗艦白明罕號由港抵廈門，一方面向日方提出類似哀的美敦之警告，要求日軍立即撤退，他方面英美法各派水兵四十二名登陸，準備以武力抵抗日本的暴行，於是日本在英美法的高壓下，也就軟化，快快退出鼓浪嶼租界，此項事件，乃得暫告一段落。我們認爲日本對鼓浪嶼計劃的失敗，有下列幾項意義：

- （一）日本對英美法的政策，僅在虛聲恫嚇；現列強既不怕日本的恫嚇，則今後的對日交涉，自將益趨強硬；（二）英美法的共同派兵登陸，可視爲三國在遠東採取聯合行動的先聲；（三）列強態度的堅定，可視爲列強維持遠東權益的確具有決心；（四）日本弄巧成拙，在外交上更陷於困境。

論圓日低落

新陸大·日報

自檢討

上海日圓價值之低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特別是這幾日來，日圓已經突破「圓元等價」一百元法幣，竟可值日圓一百〇三·四圓之數。依照日本努力於排除一切困難，企圖堅持對英一先令二辨士價格來計算，法幣百元，應該祇能值日幣六十五·六圓。然而實際上圓元市價竟頗倒得如此厲害，其原因要在

州河以北之租界區域，復歸公共租界當局有效管轄，致受嚴重之妨礙，並更覺棘手。

美國政府須促告日本政府者，日政府若對租界當局以往及現在所爲之優良工作，予以坦白之承認，並將展至蘇州河以北之租界區域之管轄全權立則交還租界當局，則必能增進租界行政機構之辦事順利。

與鼓浪嶼運命相繫的上海，到了日軍退出鼓浪嶼之後，緊張的空氣當可逐漸緩和下來了。同時英美對上海公共租界的态度，也有了明確的表示。先是美國致牒日本，對於日方修改地皮章程的要求，嚴詞予以拒絕，並要求日本將蘇州河以北租界區域交還上海公共租界當局。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亦於五月二十日訪晤日外相有田，聲明英國對於上海租界的態度，完全與美國一致，認為在中日戰爭期間，上海租界現行制度，不容變更；日本在美合力的高壓下，自然也祇有再度表現一下「縮勢」了。

其實自大上海淪陷後，租界當局，不但已盡了極大的努力，力求中立地位的保持，而且對於日方要求，也已不惜一再讓步，委屈求全，而日本方面仍表示不滿，堅持修改上海租界地皮章程的要求，日本的用心何在？是路人皆知的事實。一言以蔽之，在使上海公共租界完全處於日本的控制之下，成為虹口區第二，對於外人在華權益，便可恣意摧毀。至於日方所持的理由，完全強辭奪理，凡在此地的人，誰不知道，租界中的一切罪惡，都是日人一手造成的。例如滬西一帶賭場林立，鴉片海洛英的把上海變成烏烟瘴氣的地方，這都是誰的賜與呢？我們要日人反躬自問，實無異於與虎謀皮，所以我們祇有希望英美當局及上海租界當局，今後的一切措置，均須以正義與真理為前提，不辭艱難，不懼暴力恫嚇，如為理義所在，決不讓步。姑以最近對於外商華文報紙文匯報、譯報、中美日報、大美報的處置而論，我們也認為非常遺憾的。英美是世界民主政治兩大樞柱，誰都知道民主政治最大的特色，就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而祇有在法西斯蒂的政體下，才有限制言論自由的辦法；何況這四張報紙受到處分的理由，是爲了刊載蔣總裁在生產會議的演講辭。蔣總裁是世界各國所公認的中國最高領袖，他所發表的言論，尤其在上海抗戰期間，均有極重大的關係，任何一種文字的報紙，均有刊載的價值與必要，而不應加以干涉的。我們常感覺到現代文明，將被「現實主義」所摧毀無存了。現在大家都認為權益不可以犧牲，但正義公理可以不顧，如果這種心理，不加以改變，人類文明的前途終不容樂觀的。我們希望上海各報團結一致，爭取言論的自由。

總之，鼓浪嶼事件的解決，上海問題的開展，不僅對於租界本身，具有轉危爲安的作用，就是從整個遠東局勢上觀察，也可以促成爲英美法的遠東政策，將作劃時代的轉變。日本以武力恫嚇，企圖排斥英美在遠東權益的計劃，已根本失敗了；而英美法採取聯合行動，則已開先例，自今而後，當然更可趨於積極，保衛其本國在遠東的權益。國聯行政院已於五月二十二日在日內瓦開幕，即將討論中國對日本侵略的申訴，及英國援華委員會要求經濟制裁日本的建議；我們深望國聯在其自身的範圍內，有所決定，並與非會員國的美國，通力合作，在日本正陷於侵略中國的泥沼裏的時候，國際上祇要實施經濟的制裁，就足以促成日本的總崩潰，而能從速收終止遠東戰爭的功效。

於以上海爲中心的各佔領區域，正在氾濫着日圓紙幣，而日圓紙幣氾濫的有力原因之一，毫無問題就是軍需，即軍隊爲要在就地採購大量軍需品，雖得以日圓紙幣或軍用票向日人商店定貨，但因物資不足及價格關係等，不能不採購中國商品及外國商品以爲調劑，這就不能不以大量日幣與法幣相交換，同時，由此就招來了圓價的低落。從這點看起來，醫治圓價低落惟一對症藥，是從日本內地供給豐富的物資，然而這一點結局必須牽動到日本國內生產力擴充這一問題上去。

在華中方面，現在還是繼續着大規模的戰爭。這樣，目前在上海方面，英購軍需品，是絕對不可避免的現象。然目前圓價低落，除了這個不可避免的原因以外，還有其他原因：那就是來自日本內地的直接間接的資本逃避，旅行日人的增加，外國奢侈品的購入，以及通過蘇州河對岸娛樂遊興等形式而實行大量的日圓與法幣的買賣，都是予圓價低落以莫大影響的事實。其實這些可以要求日人用道德的抑制而得充分防止。「事變」後多數日人由日本來上海或其他佔領區域之事，從日人實際參加「發展大陸」事業上說，是很可喜的現象，但觀察大多數日人的事業，都是一些「料理店」，飲食店，咖啡館，酒館之類的非生產的企業，可稱爲真正堅實的經濟事業，爲數極少。然而像上面那種企業，整個計算起來，又要從國內流出一筆極大的日幣，還有來自日本的旅行者，雖祇准攜帶千圓日幣，然這條禁令是否能嚴格執行，尚屬疑問。至這些旅行者，認爲向河對岸遊玩，製西裝，購買相機，鐘錶及其他各種侈奢品等，乃是旅行上漸的特權，這實在是再錯誤也沒有了。在滬日人時常向外人或華人商店購買生活必需品，那是因爲他們

日幣在華的跌價

家珂

上海的日圓紙幣，最近大大的跌價，到了執筆時的五月廿一日，竟跌到每元值國幣九角三分。按日圓紙幣與法幣間的比價，依中央銀行的法定價，為每百元購日圓一百〇五元，即日圓一元，值法幣九角七分。前年管理外匯以後，因了購取外匯的不易，市上發現外匯暗市場，使法幣的匯價從十四辦士半跌到八辦士，依此計算，則日圓如果仍保持原值，依匯豐銀行的掛牌，應該漲到每百元購五十六元，即每一個日圓應該值一元八角才是，可是現在只值到九角三分，就可見日圓已比戰前跌落一半的價值了。

貨幣在外的市價，簡單地說：正與一般商品相同，要看他的供求狀況。例如戰後外匯暗市的高漲，就因為上海人購買洋貨，大家購買外匯增多的緣故。因此，日圓的跌價，表面上，可以說日幣在上海沒有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日幣在上海，已經是供過於求，也就是濫發的後果。却也可以看出，日本已沒有控制日圓的力量了。

日幣在上海的跌價，並不自今天為始，去年五六月間，也會經跌過價。自從上海淪為孤島以後，大批日本人往上海來，也把日幣（紙幣）帶了出來，加以日軍財政的不足，復大量發行日幣在上海流通。可是拿到日幣的人，除了購買日本貨以外，一些沒有用處。既不能匯款，又不能換別國通貨，甚至連日本在滬的銀行也不肯收用。此項日幣既然「出門不認貨」，當然執有日幣的人，只好廉價脫售，價格就此跌下來了。

日本近年管理外匯非常嚴厲，但是日本的資金逃避也非常厲害。日本的富翁，為要把財富逃到國外來，只好把日幣帶到上海來，來掉換別國貨幣，以免將來日幣跌落的危險，這也是日幣跌價的又一原因。

去年日方鑒於日幣的跌落，有關日本整個在外的貨幣信用，所以一方面另行發行軍用票來掉換日幣，一方面嚴禁日幣的攜帶出國，總算把此項情形逐漸彌補過來。

這情形到現在又是一年了，可是日幣跌價的趨勢，却反而變本加厲。此項跌價原因，照最近情形分析，是（一）這是「聯鈔」跌價的姊妹案，「聯鈔」與日幣是姊妹幣，「聯鈔」跌價，日幣自然也跌價。平津一帶的富戶，為了防止通貨跌價，紛將日幣來上海購買花紗棉布或其他商品，日幣流通額因此增加。（二）日本貨要是可以源源來華，把是項過剩的流亡在外的日幣吸收回去，也可以無事。但是日本在中國應該付出的代價太多了，此外，重要土產如東北大豆之類，又被禁止運出，所以把日幣造成供過於求的狀態。（三）要是日本政府有充實的力量，他們貨幣在外的跌價，應該設法把它收回來，以維持原值，可是照眼前的事實，日本顯然有力竭聲嘶的現象。

從這一個問題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在華侵略戰中滿足的一面。

的商品比較便宜的緣故，現在因圓價低落，其結果反使河對岸的物價較高，自然就被阻止了。但購買奢侈品與娛樂遊興等，根本沒有把這種打算放在心上，因此仍舊一樣的將大量的日金流入河對岸去，那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要調整上海方面的圓價，根本的辦法，上面已經說過，祇有盡量擴充國內（日本）生產力，這樣，得使各種物資，大量地輸出，以促進日圓向國內回流，此外向華中設立健全的新幣制亦屬必要。但在目前，因有莫大的軍需補充的存在，圓價之低落至某種程度，是萬不得已的現象。不過像前面所述的諸事實，在華日人若能自動加以道德的抑制，則對於圓價低落，多少可以防止一部分吧。軍部當局對於軍人本來薪俸，已歸定全部送往內地家族以抑止圓幣之流出。關於這種抑止策，例如獎勵日僑盡量匯錢日本，亦一最好方法，還有從日本出來的遊覽客，自稱為慰問使、視察團之類的，他們所攜帶的日圓，應加以嚴格的取締與調查之必要。總之，這些抑止策，祇有在興亞院聯絡部、陸戰隊、領事館、民團等協力之下，進行廣泛的自肅運動，才能有濟於事。

——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

利時

美英覆文拒絕日本要求

五月十七日，英美

人說是搜查大批軍火，據我們的推測，也許是三種原因兼而有之的。

自日本爲租界問題，向英美提出要求，並派兵於鼓浪嶼登陸以來，上海形勢益趨緊張，現在上海問題已成爲一個世界的重要問題了；茲將這一週間上海局勢的發展，作一總合的敘述：

一 上海局勢忽張

忽弛日方態度

依然強硬

自從五月三日日本向英美

兩國提出關於上海公共租界的備忘錄，以後上海局勢達到了十分嚴重的階段，租界當局竭力使用約束的方法，希圖和緩空氣，減少日方的藉口機會。在這種措置之下，華字報四家首先遭受犧牲，被迫暫時停刊，茲將各情分誌於下：

華字報四家被迫停刊

本日十八日下午，英商「文匯」「譯報」奉英大使令，暫行停刊。次日美商大美報及中美日報亦被吊銷執照。致該四報紙，不得不暫時停刊，文匯報及譯報之停刊期爲二週，大美報及中美日報未有規定。大美報當局以工部局非法吊銷執照，實破壞美國權利，除一面呈請領事館提出交涉外，一面并擬繼續出版，但以報紙經法捕房扣留，致未能如願以償。中美日報發行人亦已向有關當局提出交涉，據聞該四報均有於六月一日復刊的消息。

十九日英國政府也把與美國同樣的態度的覆牒送致日方，此項覆文由駐日英大使克萊琪交與日本外務省，內容略云：「租界行政之變更，必須商諸其它政府，而中國即爲應就商者之一，此事在目前顯然爲不可能，工部局對日方已讓步，目前尚未至更改地皮章程之時，當克萊琪星期五日訪謁日外相有田時，曾表示絕對贊助先一日中美國駐日大使所致送日外務省之備忘錄。

日本的反響

日外務省謂：「美國反對日本所提出之修改上海公共租界地皮章程之要求，勢將發生所未有。對上項措置直至二十日（星期六）零時三十

法三國海軍聯合在鼓浪嶼上岸的一天，美國政府首先發動，正式照會日本，拒絕關於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切要求；並且反要求日本把蘇州河以北的區域交還工部局，美方牒文由駐日美大使格魯送達東京，該牒文大意爲：當此日本軍事侵華而產生之變態情勢時期中，美國與日本間關於上海租界問題，當不能有滿意之解決。美國牒文不僅警告日本，不應用此一多事之秋，危害影響國際性質之上海公共租界，並喚起日本應將蘇州河以北之租界區域，交還上海工部局當局，關於修改地皮章程，美國相信，尚須等待一般情形，在較安定之發展時，始能言及。

云「對英美法海軍突在鼓浪嶼登陸一節，表示驚異。日本之在鼓島登陸，與日方要求修改上海地皮章程及改組上海工部局二點，並無任何關係。」

東京各報均以顯著地位刊載美國拒絕日方改組上海工部局之要求，多數報紙，尤其是法西軍人的代言者，「國民新聞」等，一致主張採取所謂「斷然的步驟」，一日方陸海軍發言人於招待各報記者時，甚至加以恫嚇之詞稱：「如公共租界內發生與日方利益相抵觸之重大事件，日軍將進佔公共租界，又稱「重大事件」將引起巨大之軍隊行動，越蘇州河各橋而入南岸云。」

重慶方面印象 列強對於鼓浪嶼事件及上海租界問題所採取之堅強態度，已使重慶方面發生良好印象。認為（一）列強既不受日本之虛聲嚇倒，此後對日交涉將採視前更為有力之步驟，（二）列強既採堅強立場，日本定將退縮，重慶聯合日報社論謂：「日本既逐步侵佔外人在華之權利，日本之目的在完全剷除外人在華權利，列強欲保障其利益，非用有力計劃不可，如妥洽與讓步，則徒鼓動日本得步進步而已。」誠為一針見血之論。

二 鼓浪嶼英美法海軍聯合登陸

導三國建議日軍將全部撤退

十九日在鼓浪嶼登陸之日本水兵二百名，其大部分已於英美法海軍聯合上岸前撤退，在英美法海軍登陸以前，駐華英艦隊司令諾白爾，向日人提出類似愛的美頓書之警告：「如登陸日兵不即全數撤退，則英兵等亦將登岸，並聲明決不能有不遵照土地章程，遂行修改鼓浪嶼工部局組織之問題云。」諾氏一面令驅逐艦三

艘巡洋艦一艘駛抵鼓浪嶼海面，同時美國亦集中驅逐艦與巡洋艦各一艘，法國派巡洋艦一艘參加，旋各遣派數與登陸日軍數相等。

日本外務次官澤田答覆英大使克萊琪，申明日海軍登陸之原因有三：（一）逮捕恐怖份子之緊急措施；

（二）防止同樣事件之重演。（三）保護現在鼓浪嶼張弛緩，日本海軍即將逐漸撤退。

訪問之日本華南海軍總司令，最後保證一俟鼓浪嶼內閣聲稱：「鼓浪嶼事件將以和平解決之。」由此可知日本畏強退縮的一斑。

三 鄂北豫南連日血戰

我軍獲得重要戰果

最近我軍各線出擊，對整個南北戰場，已造成一新的有利形勢。重鎮名城迭經規復，尤其於鄂北豫南方，日軍受傷更鉅，茲將一週來鄂北豫南之戰況報告於下：

信陽日軍雖數度向西突圍，但始終未能越過游河一步，新野唐河桐柏各地，十日有冒險深入之日軍間道來犯，我軍官兵予日軍以痛擊，新野一戰斃日軍千餘唐人，再接再厲奮起殺敵，東戰場我軍仍在膠濟京滬滬杭一帶，再接再厲奮起殺敵，東戰場我軍仍在廣九廣三路線，積極進攻，迭克重鎮，淪陷區各重鎮，都在我掌握之中，古今中外自有民族戰爭以來，凡抵禦侵略者的鬥爭，未有如今日之奇蹟者。反觀日軍現狀，實已陷入我重重大包圍之中，以此二十二月所經過之戰況以及日我優劣之姿勢，而衡量將來的戰局，已足證明我國最後勝利如操左券。日機到處狂炸的行為，固然殘忍可恨，但其奇恥亦由此可知。望全國軍民，自今以後，倍增團結，誓死雪恥，親愛精誠，共報國仇，樹立我民族生存、獨立永久的使命，完成我抗戰建國偉大的使命。

公路以北潰退，汽車轎車，全被我軍焚毀。

鄂北戰事正在推演中，惟前向襄陽樊城進犯之日

軍，均為我軍堵截，襄陽遙東六十公里的襄陽，戰爭猛烈，復岳家口瓦廟集後，即進迫邱縣，包抄進攻，以減輕在漢水方面所受的壓迫。

兩週以來日軍集中五六萬部隊，妄想在鄂北一鼓下我襄樊，此次計劃，已為我軍擊成粉碎。

四 蔣總裁告全國民眾

精誠團結誓死雪恥

十六日 蔣總裁為防止日機轟炸，發表告各省市

政府與全國國民書，大意略謂：自「七七」開戰以來，方傾其全國力量，冀求一逞，經我軍奮起抗戰，百戰不衰，至今戰爭全局，北戰場我軍尚在蘆溝橋平津察綏以北

一帶，再接再厲奮起殺敵，東戰場我軍仍在膠濟京滬滬杭一帶馳驅縱橫，攻守自如，南戰場我軍猶在廣九廣三路線，積極進攻，迭克重鎮，淪陷區各重鎮，都在我掌握之中，古今中外自有民族戰爭以來，凡抵禦侵略者的鬥爭，未有如今日之奇蹟者。反觀日軍現狀，實已陷入我重重大包圍之中，以此二十二月所經過之戰況以及日我優劣之姿勢，而衡量將來的戰局，已足證明我國最後勝利如操左券。日機到處狂炸的行為，固然殘忍可恨，但其奇恥亦由此可知。望全國軍民，自今以後，倍增團結，誓死雪恥，親愛精誠，共報國仇，樹立我民族生存、獨立永久的使命，完成我抗戰建國偉大的使命。

國際一週

雨君

——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

在這一週之中，最重要的大事，莫過於德義軍事同盟條約的簽訂，國聯行政院的開幕討論如何制裁日本侵略中國的問題等。英蘇談話尚未有所成就，實在太使人着急了。

國際形勢天天在變動中，在短短的七天之內，似乎也有極大的變化。

關於國聯的本身蘇聯和土耳其亦將向行政院提出修改國聯盟約的建議，內容較所傳尤為積極。按此項計劃，行政院現行組織必須澈底加以變更，常任理事原由各大國擔任者，今後當改由「積極」會員國之接受互助約束者擔任之。其他各國會員，凡欲嚴格保守中立者，雖得任為理事，但當用選舉方式推定之，此等理事之分配，仍如地理關係為標準，例如拉丁美洲各國，巴爾幹協商各國，斯干蒂那維亞半島各國，均可分別獲有

南各省，發展工業合作運動，救濟戰區難民，以上各種行動，應由行政院設立委員會，加以調整，以提高其效率。邁來國聯會某會員國政府，均會宣佈願擁護集體安全制，國聯會行政院誠能援助中國，即係對於集體安全制之莫大的貢獻，又况美國亦願積極參加援華工作，此於羅斯福總統近頃言行可以見之。

二 英蘇談話又遇難關 法國調處可望妥協

大決定時，不致因無頭痛癢之中立國的拖延猶疑，致影響整個計劃，坐失時機。此種改進，實為國聯恢復健康最低限度之條件。

我們希望各國愛好和平人士充分加以注意，使此

關係世界和平前途的重要問題，獲得完滿的進展。中國是反侵略力量中堅之一，當然會贊成這個建議；同時國聯的復醒，當然更需要此世界四分之一英勇人民之參與；如今後國聯決不可再侷促為歐洲的國聯，中國的貢獻，將成為重要元素之一。

一 國聯會行政院開會

討論如何制裁日本

本屆國聯行政院第一〇五屆常會，本定於五月十五日開會，復因蘇聯以波丹金不及趕到，乃要求延至五月二十二日開會。

這次會議，最重的作用，不但有英法蘇三國的外長，在會外進行外交談話，商討組織反侵略集團；而且中國所提出之申請案經列入議事日程，英國援華運動會特發表宣言，要求國聯會大會與行政院歷次所通過之決議案，即主張各會員國個別援助中國之決議案，應即付諸實施。其法不外下開三端：（一）拒不以作戰用品供給日本，其中飛機一項，尤應禁止輸往該國；（二）抵制日本貨物，俾在短時期之內，以重大打擊加諸該國經濟基礎；（三）在金融上與經濟上援助中國，俾克建設西



De Groot Ansterdammer

耳其及北歐各國的保證；（三）表示英國已準備對於西方邊界，予以保證；（四）對於英蘇在遠東保證問題，則予以避免。

十八日邁斯基即拒絕英國的新對案，英蘇談話，一時陷於僵局。同時英國老政治家勞合喬治在下院力言歐局的嚴重，主張與蘇聯成立「傾心同盟」。但張伯倫仍作不痛不癢的答覆。

英蘇談話前途，要待巴黎談話的結果如何而定，英外相哈立法克斯於二十日首途赴法，與法總理達拉第外長龐萊進行談話，就組織反侵略集團事澈底交換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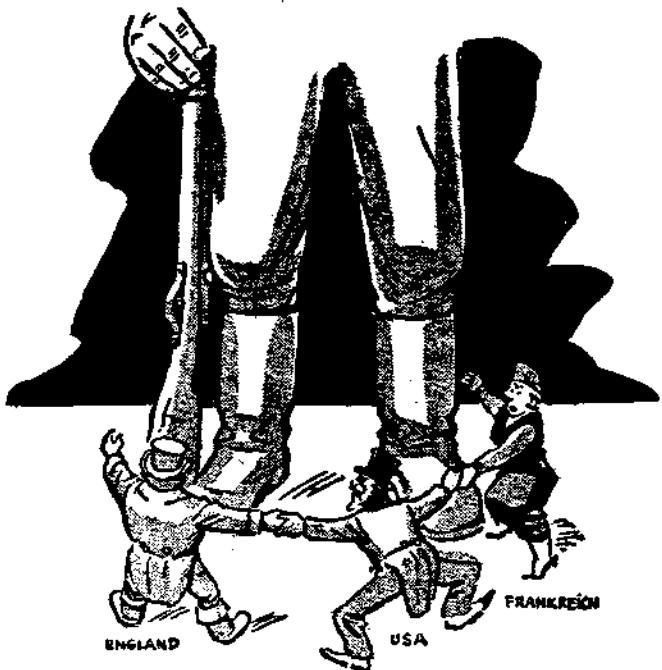
法國當局就英蘇兩國所提建議，提出折衷方案：張（一）蘇聯各鄰國，凡由英法兩國加以保障者，蘇聯亦當保障之；（二）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則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三國，未經英法加國加以保障，蘇聯若因對於各該國履行約束而加入戰爭，則英法兩國即應加以援助。

據一般人預測，英蘇談話，終不難成立妥協，其最後方式，或將如是：即他日德國東方各鄰國遭受侵略時，英法蘇三國之一，倘因援助被侵略國而牽入戰爭漩渦，其他兩國，即當出面相助，如此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均可因此而受有保障，自為蘇聯所能接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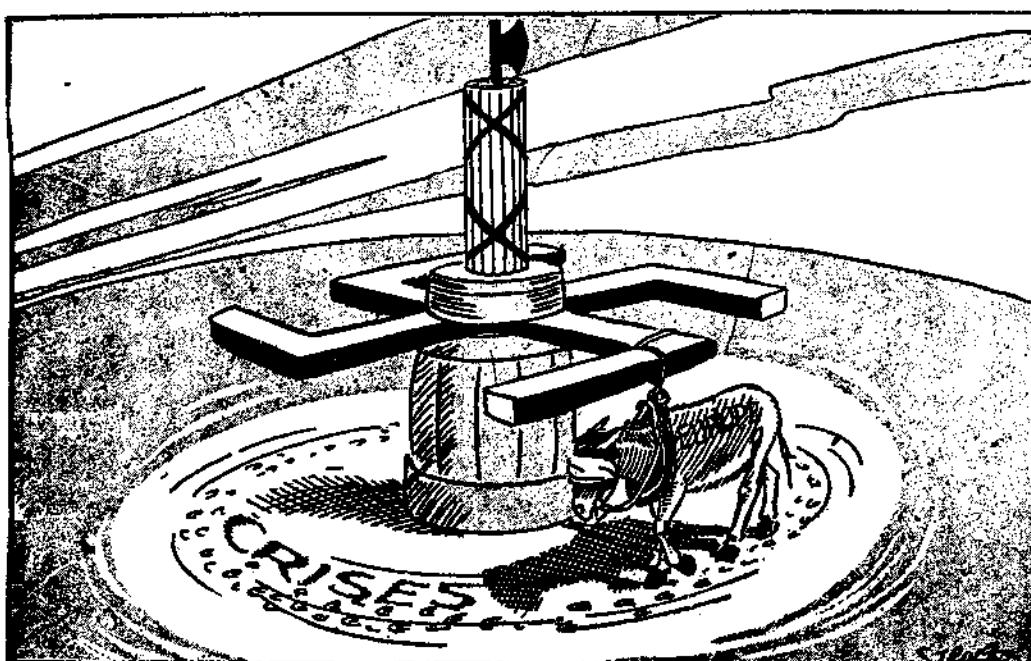
特維亞愛沙尼亞、芬蘭三國的安全；（三）英法蘇三國應商定各項軍事措置，俾一旦有事，現行各項政治協定，即可迅速付諸實施。

英國接到蘇聯的覆文後，即開內閣會議，研究致蘇聯牒文的內容，決定要點：

（一）對於英蘇互助協定，在原則上予以承認；（二）贊成蘇聯對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與土耳其却已秘密訂立協定，其內容極為廣泛，規定



（一）任何侵略情事，足以破壞巴爾幹半島現狀者，蘇士兩國應合力加以對抗；（二）遇有戰事發生時，蘇士兩國應將一切資源與力量統盤籌畫，以便共同應付；兩國陸軍應歸土國將官統一指揮，兩國空軍應歸蘇聯將官統一指揮；蘇聯海軍擔當保衛黑海安全任務，土國海軍則應會同英國希臘海軍，保衛地中海東部安全。此



不知正字要把歐洲帶到那裏去？

外蘇土兩國并相約於必要時將駐紮高加索山一帶之兩國防軍調至黑海沿岸，以便隨時運往巴爾幹半島。蘇聯政府且要求土國對於各國軍艦之欲通過達達尼爾與博斯破魯斯兩海峽者，應加以限制。質言之，即除曾與蘇聯訂有互不侵犯協定之各國而外，其他國家之軍艦，均不准通過各該海峽。據聞阿拉伯族各國對於蘇土兩國上述協定，均表贊同。

無疑英土協定，在將來大戰的軍路上是極關重要的。

四 德義簽訂同盟條約

日決定不參加同盟

德義軍事同盟條約，已於五月二十二日在柏林簽字了。但是日本的態度如何？尤為一般人所注意的焦點

了。故日本內閣於五月二十日舉行五相會議，對於應付歐洲新局勢之政策，作最後決定，與會者為首相平沼陸

相坂垣海相米內外相有田與藏相石渡、首相旋入宮向

日皇奏報會議之結果，復以決議通知其他閣員，並召集

內閣參議員，於午後舉行緊急會議，內閣秘書長太田發

表文告，內稱五相已商妥其見解，該會議係在首相邸中舉行，陸海兩相相繼表示意見，後外相即報告歐局之最近發展，而首藏外三相坦白討論意見，會議之際，氣氛

頗形緊張；但其結果，卒商妥關於日本對歐洲新局勢之基本政策。即日本將維持中立，對軸心國家雖表示同情，

予以道德上及其他各種援助，但對任何確實軍事協定，則拒不參加，一般內閣閣員認為日本既不加入軸心軍

事協定，是以或可避免民主國家之仇視；如是將促使中

日戰爭能得迅速解決，日本之新政策，一方面包括日德義有限制之軍事同盟，專事對付蘇聯；然另一方面，日本

則拒絕與歐洲全能國家締結對付民主國家之軍事協定。但日本軍人及右派中有許多份子，仍竭力主張與義

德二國締結無限制之軍事協定，現仍鼓吹日本應與德

軍事盟約。觀於日本海軍陸戰隊退出黃海，可知該國

政府殊不願與英法美三國發生磨擦，以致在中國方面

加重困難。

五 波蘭陸長訪法

加強同盟關係

波蘭陸軍部長喀斯浦爾齊基將軍，於五月十四日

啟程前往巴黎，作非正式之訪問。一般人咸謂此行可與

法國各軍事領袖相會晤，其意義之重大，自不待言。溯自

英波兩國成立互助協定以來，法波現行同盟條約，業已

為之增強，喀斯浦爾齊基將軍此次游法，實乃此項同盟

條約強化以後兩國軍事當局第一次直接晤談，其重要

可知。按法波兩國軍事當局最後一次談話，係在一九三

六年，法國總參謀長甘茂林將軍，曾于同年八月十二日

前來華沙聘問，陸軍總監斯米格里齊上將，旋于同年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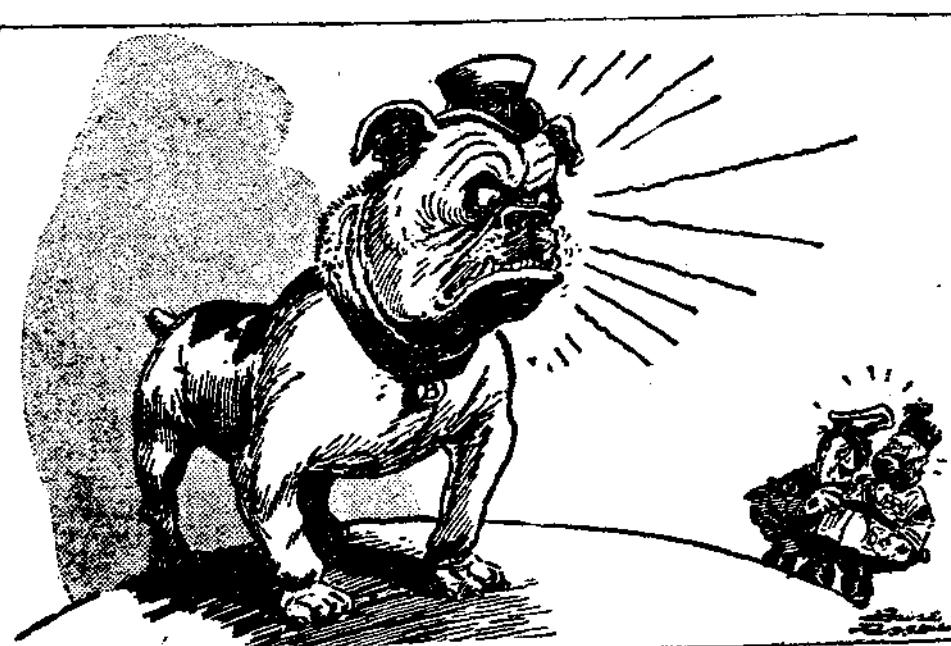
月二十八日前往法國報聘，並乘機與法國當局簽訂朗

蒲易協定，而由法國以鉅款一萬萬慈洛蒂（約合五萬

萬法郎）貸予波蘭。

義締結協定，以應付民主國家，然日海軍則贊成避免參加歐洲事件，依據德國之建議，日海軍應助德義艦隊在地中海作戰，據悉日海軍極力主張限制其活動於遠東，而避免立即與英法或美作海上作戰。

美國外交界人士咸謂日本不致與德義兩國簽訂軍事盟約。觀於日本海軍陸戰隊退出黃海，可知該國政府殊不願與英法美三國發生磨擦，以致在中國方面



論建設公債與上海的游資

曉雲

對於中國的抗戰建設，就連英美等友邦，均已一而再的作放款的援助；生而爲中華民族的子孫，都負有爲祖國而犧牲一切的義務，難道反而可以永遠蟄留孤島，袖手旁觀嗎？

經濟是軍事的基礎，加紧後方的經濟建設以充實前方抗戰的力量，這是中國當前一個最迫切的任務。但要進行經濟建設，就非有必要數額的建設資金不可。政府當局爲解決這個問題，最近乃毅然發行建設公債。

據報導，政府這次所發行的建設公債，總額共爲六萬萬元，分兩期發行；即四月一日與八月一日，每期三萬萬元，規定週息爲六厘。每年付息還本兩次，償付本息的基金，指定以已辦及將辦之各種國營事業，及其他建設事業之盈利，與鹽稅項下加征之建設事業專款等充之，如有不足，則由國庫如數撥款彌補；所有債款償清期，定爲民國五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期的建設公債業已於設月一日發行。

當然，對於此項公債的購買，乃全中國人民所共有的職責。因中國目前的抗戰，是爲着整個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自由而戰。而經濟建設則更是爲充實抗戰的力量；爲抗戰建國而發行的建設公債，自應獲得全民踴躍的購買，特別是上海的中國人，對於承購此項公債，更不應有所推諉。

大家都知道，上海一向是全國金融的總樞紐，是中國對外經濟聯系的中心地。雖然在「八·一三」後，中國對外金融的中心，會一度轉移香港，但自廣州失陷，國

際政局日趨險惡，華北爲幣暴跌，金融市場極端混亂，及各淪陷區內日偽軍之敲詐、驅擾等情形之下，無疑的各方面所有資金，又都逐漸匯集到上海了。

據估計，現時上海各銀行的存款總額，已達二十萬萬至三十萬萬元之鉅。因上海是個孤島，生產事業完全

偏促於兩租界，資金運用的範圍極爲狹窄，致使鉅額的資金，均成爲毫無出路的游資。

目前西南、西北等省所蘊藏的豐富資源與礦藏，正需要經營和開發，在內地各省區的金融機構，正迫切需要加強和改善，特別是當國家民族的存亡絕續在此一戰，正需要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時候。上海金融家和一般擁有鉅額資產者，實不應把有用的資金，埋存於銀行的金庫，使其變成呆滯的資本。換句話說，應該將此項游資用來購買現正發行的建設公債。

我們竭誠希望上海金融家，和一般擁有鉅資的富豪，能踴躍地來購買這次政府所發行的建設公債。通過公債的投資，以從事於開發礦藏和促進生產的經濟建設。

國家至上！

現時一般具有民族意識與遠大眼光之金融家，和擁有一般企業家，均早已陸續走往內地，去經營和開展他們的偉業了。滯留在上海的金融家與有產者，還猶豫什麼？

何況這次所發行的建設公債，還有六厘的週息，和政府方面各種扭保，購買建設公債，實可說既有利於己，又有助於國族的一舉數得的穩妥投資。

固然在上海做投機事業，如買賣外匯、現金、證券、投資地產、房屋建築、屯購貨物等，有時也會獲得厚利，但此種投機事業不但有損於抗戰，有害於民生，而且是無絲毫前途可言。

因爲上海並不是永久的安樂窩，國際政局一旦發生劇變，環伺於上海四圍的日軍，必會伸出它那雙魔手。去年華北各銀行的存金，被日方千方百計的劫掠敲詐；上海大通銀行運美白銀的被阻，以及最近日本企圖佔據上海兩租界等等事實，均足暴露日寇之狼子野心。上海金融家和擁有鉅資者，不論是經個人的利益，或國家民族的前途設想，均應當踴躍認購這次政府所發行的建設公債，將上海鉅額的游資，通過建設公債而移入內地，以資助西南、西北的新經濟建設與生產之擴展。

日本言論界的中心問題

世界大戰與日本

純青

／最近日本言論界集中話題於「世界大戰與日本」其權威雜誌，又「中央公論」改造等紛紛召集座談會，「中央公論」所召集的座談會，參加者有尾崎、細川等一流政論客，從他們的談吐之間，可以發現他們內心的焦灼；他們的弱點，自己不自覺地招供出來了，原文甚長，下面是其節譯。

丸山——大戰的危機漸漸迫近了，大概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們第一要關心的是蘇聯態度怎樣呢？——蘇聯爲轉變資本主義列強反蘇的戰爭，却利用列強集團的對立。今年三月十五日舉行共產黨大會，開會劈頭，史達林便提出了對外的四個原則：（一）增進各國和平關係及經濟關係；（二）不上人家煽動的當，使蘇聯捲入戰爭漩渦；（三）增強紅軍及赤色海軍；（四）與各國勞動階級提攜。就這些原則看來，蘇聯未必以民主國家爲友，以極權國家爲仇。但極權即由德義的擴充軍備帶來。英國對此，不得不急起直追。在經濟方面，新經濟恐慌，在一九三七年的秋天始於美國。是年暮，波及英國，復渡海而東，至挪威、瑞典、荷蘭，長驅而入法國。就數字來看，此次恐慌，比較一九二

城戶——所以，德國對中日事變，希望日本不要過度消耗了實力，是不是？
細川——在德國這樣希望的人，聽說很多。
細川——國民生活呢？
城戶——我有個朋友，由巴黎到柏林去，剛住了一年，他的孩子病起來，身體變弱了。據說是因爲食物不良，那兒沒有雞蛋，沒有牛乳，牛油都是人造的。
尾崎——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日本的立場應該怎樣？
平——現在歐洲的情勢，與上次歐戰之前相似，世界大勢所不同的，祇日本與美國二國，强大存在現在世界二大陣營，尙沒分劃清楚，不一定可以引起大戰，但如歐洲大戰果然爆發，日本自然只能夠站在德義一邊。

細川——我與君的意見不同，今日世界有力量的國家，是美國與蘇聯。

平——蘇聯的弱點很少，如果和日本衝突，不難予以致命的打擊。

細川——我以為不然，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我偶然去瞻仰列寧的陵墓，天飛着紛紛的白雪，但那裏却人山人海，我恍然大悟，蘇聯的國家基礎，就在這裏了！——它得下層民衆的支持。當第一次五年計劃草創時，人們嘲笑它，殊不知蘇聯對科學的成功，太可怕了。我看見每個小站都有關於科學的畫報，從三

尾崎——歐洲對於日本的估計如何？
城戶——在德義看來，遠東有了日本做幫手，可

以牽制英法非常有力。

尾崎——所以，德國對中日事變，希望日本不要過度消耗了實力，是不是？

城戶——在德國這樣希望的人，聽說很多。

細川——德國最近的情形怎樣？
細川——國民生活呢？
城戶——我有個朋友，由巴黎到柏林去，剛住了一年，他的孩子病起來，身體變弱了。據說是因爲食物不良，那兒沒有雞蛋，沒有牛乳，牛油都是人造的。

尾崎——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日本的立場應該怎樣？
平——現在歐洲的情勢，與上次歐戰之前相似，世界大勢所不同的，祇日本與美國二國，强大存在現在世界二大陣營，尙沒分劃清楚，不一定可以引起大戰，但如歐洲大戰果然爆發，日本自然只能夠站在德義一邊。

細川——我與君的意見不同，今日世界有力量的國家，是美國與蘇聯。

平——蘇聯的弱點很少，如果和日本衝突，不難予以致命的打擊。

細川——我以為不然，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我偶然去瞻仰列寧的陵墓，天飛着紛紛的白雪，但那裏却人山人海，我恍然大悟，蘇聯的國家基礎，就在這裏了！——它得下層民衆的支持。當第一次五年計劃草創時，人們嘲笑它，殊不知蘇聯對科學的成功，太可怕了。我看見每個小站都有關於科學的畫報，從三

上海房屋糾紛的透視

章 榴

上海開埠以來的房屋糾紛，恐怕再沒有比今日熱鬧的了。房東與房客間的衝突，每天可以聽到或看到而女子銀行的慶餘里翻造房屋的遷租交涉，尤其引起人廣泛的注意。幽默的人稱此種糾紛曰「房事糾紛」，而我們的司法者，却每日爲了這批孤島人民的「房事」而麻煩着。

關於房事糾紛的原因，實際上說起來是非常簡單的。第一，我們要明瞭，這是土地私有制度下的畸形狀態。第二，這是孤島中所特有的狀態。這兩種原因，所造就的結果，是下列兩種表面形態：（一）房屋居住的密度增多，（二）房屋的租費增貴了。

房屋居住密度的增多，每一個人都知道。蘇州淪陷了，蘇州的富豪們到上海來，香港空氣緊張了，香港的太太先生搬到上海來，上海有一切的舒服與享受。在去年年末，上海有一紡織廠的經理，曾經請工部局工業股調查工人的居住狀況，據工部局在六十家住戶調查之下，您看，孤島人口的增加，把工人的居住，擠到這個樣子：

工業區每所屋內住家數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八

平 均 二·七三 五·六〇

是沒有房屋住，只得接受了。

最 多	四·〇〇	七·二三
居 住 人 數 平 均	一·五·四·七	三·一·三·二
工 業 區 每 所 屋		

在一九三五年，每所房屋，最多不過住四家住戶，現在却加到七家以上；從前每所房屋只住十五人的，現在加到三十人以上。這在告訴，密度加到了一倍。工人的房屋，當然不會是三層樓鋼骨水泥的住宅，我們閉眼一想，就知道擠到那樣程度。

同時在房租一方面，一九三七年的調查，工人們每月房租的擔負，平均爲八角七分，在一九三八年則爲元一角二分，每間（三十二立方呎）房屋的租價，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份，爲二元四角五分七厘，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份，則爲六元四角七分八厘。

這就說明了上海必然有房屋糾紛，因爲上海的人口，一加便是五百多萬，而上海的房屋，不過公共租界一部份與法租界。這後來者一批批增多，房屋怎麼不昂貴起來？二房東看到此種弱點，把房租加了；地產商看到孤島房屋不足的弱點，用分幢出售房屋來應市，房客們明知上當，明知吃虧，可

車出來的客人，個個穿着精巧，至於令人羨慕的鞋子。丸山——如果歐洲發生了戰事，我以爲日本不可參加，但歐洲大戰開始，其結果必變成了世界全體的大戰，日本似乎不能旁觀哩！

細川——日本假如參加了，戰爭一開始，便要攻擊香港、新加坡及海參灣，但是日本現在對中國有點深入了，對於決定世界政治的力量，是減少了。故在戰略上，宜謹慎才好。

平——不錯，深入中國，對於德義是一種損失，但那時日本陣容，必須再改變，日本要以主力集中於華北，內蒙……

細川——這麼一來，中國的機會到了！

平——大概反攻吧，但因爲英法蘇援助中國的力量削弱（？），日本也許可以把中國的反攻阻止下來吧？

星崎——如果在中國內地，建立「新」（偽）政權，以與抗日政權對抗呀！

平——那時建立「新」（偽）政權是天字第一號重要工作了。

記者——在怎樣的條件下，才會爆發世界大戰呢？

尾崎——爆發的因素到處存在，像波蘭問題、烏克蘭問題、遠東問題，不過現在都在制壓下。

平——將來問題，在於德國向中東歐的發展，包括非日耳曼民族，建立德意志帝國，及義大利要求地

就引慶餘里房屋糾紛這一件事來看，在房東方面

說，他們的理由是爲了房屋有不得不翻造的苦衷，否則

他們便要負担很大的一筆損失費。在房客方面呢，他們

說沒有翻造的必要，甚至引出一番大道理，以爲沒有在這時候翻造房屋的理由。論理呢，兩下都對的，論實情呢，兩下便沒有什麼對，這裏面就包含今日孤島房屋糾紛真實原因。

我們應該知道，孤島上的租屋習慣，房屋的主權當

然是房東，但房屋的原則是出租的，與內地造作住宅爲主體者不同。因此，這房屋出租以後，在房客方面就取得

「租賃權」。所謂「租賃權」，即房客有租賃這一所房屋的權限，只要他按期付出房租，他沒有搬屋的義務。當租賃的時候，房東與房客間便有一種契約，這種契約有定期的，有不定期的。定期的租賃契約到了滿期以後，此

屋是否繼續租與原租戶，這個權限就屬於房東。至於不定期租賃的依照契約裏雖有「雙方退租須於一個月前通知」的話，實際上房客退租，一個月前通知是辦得到的；而房東要是要把房屋收回自用，在一個月前通知乙君不是同樣的嗎？爲什麼房東要收回房屋，拒絕甲君，而租與乙君呢？

因爲有這個「租賃權」，所以房客對於所住的房屋，在一定範圍內，就有處分的權利，他將房屋分租於人，自己就是二房東，這租價就歸他們自己壟斷。至於此屋是否出讓，權既操於房客，則將該屋的租賃權出讓，就可以收到一筆頂費。所謂頂費，在房屋過剩時是不會有的，

因爲房屋既多，任便那裏都可以租到房屋，何必向別處去「頂」呢？

在房屋不足的情況下，二房東的財是發足了一幢房屋原來不過三十元錢的房租，但是他們把客堂，前樓，後樓一分租，往往可以白住房屋，而且還可以靠屋吃飯，要是把房屋出頂，立即可以收到二三千元的頂費。這種權利，房東只有瞪着眼看看，要加租呢，不是「非常時期」嗎？

所以房東們千方百計，要把房客退了，使自己有重新出租的機會，換言之，新房客搬入，他們就可以要挾一筆小租，也就是說：你們要租屋，先須付一筆小費，否則就不租。這雖近要挾，也是根據房屋不足而發生的。

就用上述慶餘里案爲例，要是實行翻造，勢必將舊房客如數退租，退租後發生怎樣情形呢？

(一) 房東方面，將房屋另行召租，在召租時，利用房屋的不足，可以按戶收一千或五百的小費。(二) 在房客方面，勢必須另尋新屋，他們不但連二房東的權利被剝削了，還要付出五百或一千元的頂費或小費。

因此，所爭執是什麼呢？是爲了「錢」，是爲土地私有制下的「房租」，與房屋的居奇。

這有解決的辦法嗎？根本上是土地私有制的弱點，表面上是戰時孤島的特有情形。孤島人口的特殊擁擠，這是四週秩序不安所造成的。然而人還是不斷到孤島上來，連馬路上都是人，那裏有根本解決辦法呢？不過有一件最嚴重的事實，那就是，在房租高貴下，難民們的居住權，無形中是被剝削了。

中海霸權。

尾崎——我們很希望在世界大戰未起前，確立

日本的立場，可是日本如今還無偉大的政治家……

平——就找個人的意見，最好不和美英與蘇聯構，日本獨自做東亞盟主，埋頭建設「東亞新秩序」。

尾崎——這個鄙人也贊成，日本要以全力先解決中國問題，但解決方法，須完全改變。

堀江——還有，蘇聯未必加入民主國家陣容，則日本也同樣可以採取獨立的立場。

平——是的，日本要有獨自的立場。假使世界大戰爆發了，爲了建設「東亞新秩序」，對中國民族主義，可以再加以考慮。那就是切切要把中國招徠參加「新的建設」。

記者——歐洲大戰如果開始，英國是守中立呢？還是援助民主國家？

平——大概參戰是不成問題。

堀江——我以爲美國必先暫時採取觀望的態度，非至自己根本利益被侵犯時，不肯動作。但美國首先將用物質援助民主國家，中途才有參戰的可能。

尾崎——遠東問題與歐洲問題比較怎樣？

堀江——日本首先解決中國問題，遠東問題，比較緊迫，不要把當前問題委待於遙遠的期望。

平——然而事實上，中國問題與歐洲問題，不可開，又有什麼辦法呢？

自己就是二房東，這租價就歸他們自己壟斷。至於此屋是否出讓，權既操於房客，則將該屋的租賃權出讓，就可以收到一筆頂費。所謂頂費，在房屋過剩時是不會有的，

德意同盟與反侵略陣線

淡如

一 軸心與英法

近年來，國際局勢之變動，大部由於德義軸心之形成，而該軸心之形成，由於國際事變之偶然湊合，初非由於談判而成立的。

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間，義大利尙站於反德之陣線中。為奧國問題，德義兩國曾幾致破裂。義大利曾聯合英法共抗德國。但自義因發動征伐阿比西尼亞以後，德義關係突變和陸義大利之侵略行動，遭受國際輿論之攻擊，英法在國聯策動制裁，使義大利感到嚴重的困難。英國集中艦隊於地中海並和沿岸國家訂立互助協定，予以恫嚇。當時義國之外交陷於四面楚歌之中。一九三六年二三月中，國聯對義禁油辦法行將付諸實施時，墨索里尼大聲疾呼，認「禁油即是戰爭」而德意志即予以援助，在萊茵河畔發動事變，分散英法之注意，使禁油辦法成爲泡影。果然希特勒佔領萊茵蘭主要之動機，爲廢止非武裝區，但其影響所及，得解除義大利之危機。德意軸心，即因此形成。

此後，兩國在國際事件中，交相利用，互爲聲援。對於西班牙之內戰，兩國同採干涉政策，援助弗朗哥將軍，以推翻英法在西國之優勢。對於洛迦諾簽字國之會議，義大利堅持苟非容許德國加入，則拒絕參與。西歐公約之

談判，因此擱淺。對於奧國問題，義大利促成德奧之妥協，兩國於一九三六年簽訂親善協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義大利宣佈退出國聯，並加入德日之反共公約。該公約原爲反對共產主義而締結，但希特勒所發表之演說，則側重於擺脫孤立之地位及保障本身之權利，而非在於除去共產主義之危險。彼謂：「今日之德國業已不復孤立。其他各國，凡對於國聯會之理想不願苟同者，多與吾人締交。」德義兩國政治軸心原以歐洲爲限，今則推而廣之，已在國際政治中成一廣大之三角，組成此項三角之德意日三國，對於本身權利暨有關生存之利益，決定加以維護。（一三七一，九日哈瓦斯電）由此可知希特勒之反共公約，不過是一個幌子，以掩飾其反英法之目標而已。

一九三八年中，希特勒利用軸心的關係，積極進行其建造「第三帝國」之計劃。於三月中，違反德奧協定，合併奧國，爲緩和義國之不安情緒，於四月中，希氏宣言對於義大利在勃倫納之疆界，認爲不可犯侵，以報答其友誼。在德佔領蘇台區域以後，義大利對法提出領土要求。希氏亦支持其立場，並允許給予軍事援助。其鼓勵義國之侵略運動者，一方固對義表示好感，另一方欲使英兩國間尚有許多內在的衝突點：（一）兩國競向多瑙河流域發展勢力；（二）兩國爭向國外市場取得信用，以購買原料與食糧。（三）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各圖稱

二 軸心何以改成同盟

亞兩國彼此聲援，各得償其所欲。凡此種種皆直接或間接威脅英法之權益，而不是以對付共產主義的。

二 軸心何以改成同盟

霸歐洲有兩雄不並立之勢。(四)義國所佔有之提羅爾(Tirol)為德人居住之區域。希氏現雖承認其不可侵犯性，但墨氏終恐被德所合併，而惴惴不安。因此張伯倫曾多次企圖折散軸心，促使國社黨的刀鋒，轉向於蘇聯。德國也知離間之可畏，乃和義大利調整關係，劃分利益範圍。德國承認地中海之全部為義之利益範圍；義國承認波羅的海及中歐區域為德之利益範圍。德義同盟之締結，正是為保持兩國間持久之密切合作。

三 為滿足各自的願望

德意志在滅亡捷克以後，即進行解決波蘭走廊及恢復舊德殖民地問題。同時義大利雖已合併阿比西尼亞與阿爾巴尼亞，但也可向法國提出領土之要求。這些問題都和英法兩國之利益，直接衝突，決非僅以恫嚇威脅的手段，所能達到目的。所以兩國之訂立同盟，實為實現其願望之必要步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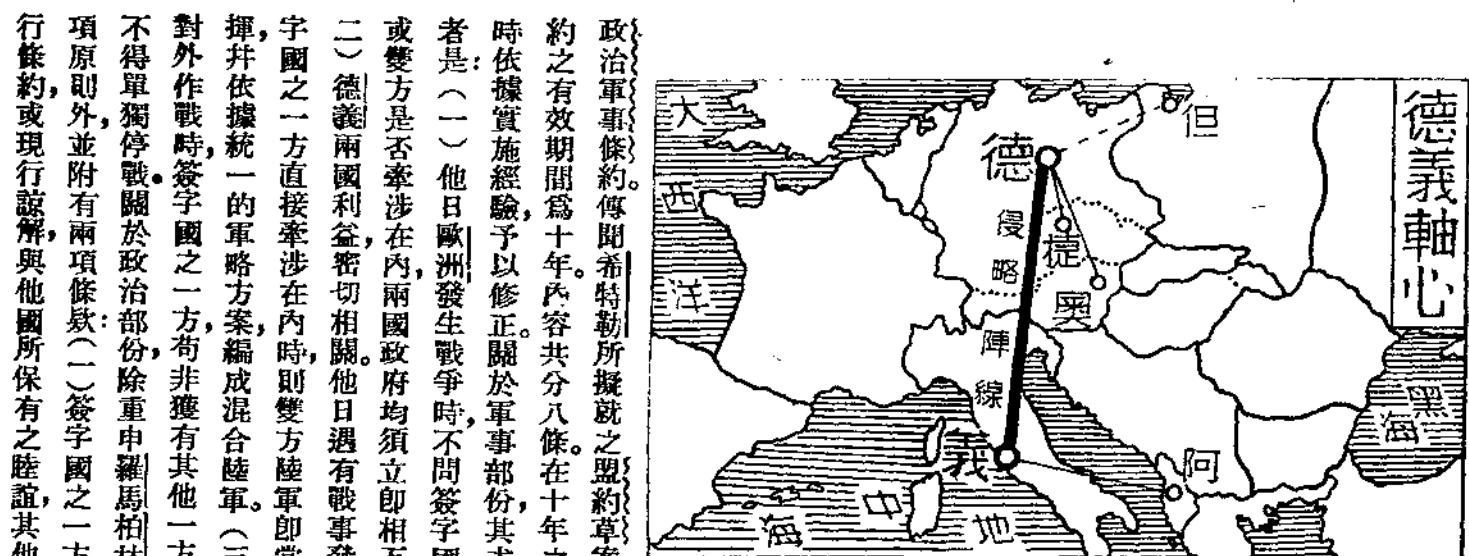
四 為維持獨裁者的地位

凡獨裁者之地位，繫於外交之勝利。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近年來外交上之連續勝利，確已穩固其地位，提高其威望。但這些成功大部由於西歐民主國之和平主義。現英法既已採取抵抗侵略的政策，並組織反侵略之集團，則希墨兩氏不得不締結同盟，以張聲勢。設不如此，則其國民覺得已被包圍之危險，與知獨裁者外交上之挫折，即將產不良的反應。且德義兩國間一方之失敗，即為另一方之崩潰。

由於上述的情形看來，德義軸心之變為同盟，是最近國際情勢演變之自然結果，無足驚訝的。

三 同盟性質與影響

本年五月初，當英國和感受威脅之國家，進行互相談判時，德義兩國外長也在米蘭城舉行談話，決定簽訂



當加以尊重。(二)雙方相約未經互相諮詢，決不對外簽訂何項新協定。(五月十三日哈瓦斯社柏林電)
由於這個草案，我們已可窺見兩國之同盟屬於防守性質，設一方牽入戰爭，不問其原因之如何，對方即有參加作戰之義務，並不得單獨媾和。這項同盟顯然是答復英國所領導之反侵略陣線表面上雖未針對任何國，但實際上確是反英法之同盟。所以歐洲現已分成對峙之集團。

此時，兩陣線正在擴展之過程中。在民主國方面，英國已和波蘭土耳其成立互助協定，並已保障羅馬尼亞與希臘。英俄談判雖迄未成功，但其中困難不難消除；俄國遲早將參加於英法陣線，因俄國一向同情於反侵略的運動。美國之同情於英法，已有明顯之表示。美國已以大批軍械售予英法，並多次指責德義之侵略行為。故美國之行動頗有助於英法者，在全能國方面，西班牙與匈牙利已加入於反共公約，恐不久將被威脅利誘，而參與於同盟。日本為反共公約之一國，但其是否加入同盟，尚在躊躇未定之局，但和德義氣味相投，無論如何，將多少援助德義的。所以國際敵對陣線現已漸趨明顯，而大戰之危機更形迫近。

現在歐洲和平之惟一希望繫於德義之稍稍戢止或雙方是否牽涉在內，兩國政府均須立即相互諮詢。(一)德義兩國利益，密切相關。他日遇有戰事發生，倘簽字國之一方直接牽涉在內時，則雙方陸軍即當統一指揮，並依據統一的軍略方案，編成混合陸軍。(三)他日對外作戰時，簽字國之一方，苟非獲有其他一方之同意，不得單獨停戰。關於政治部份，除重申羅馬柏林軸心各項原則外，並附有兩項條款：(一)簽字國之一方依據現行條約，或現行諒解，與他國所保有之睦誼，其他一方亦

或雙方是否牽涉在內，兩國政府均須立即相互諮詢。(二)德義兩國利益，密切相關。他日遇有戰事發生，倘簽字國之一方直接牽涉在內時，則雙方陸軍即當統一指揮，並依據統一的軍略方案，編成混合陸軍。(三)他日對外作戰時，簽字國之一方，苟非獲有其他一方之同意，不得單獨停戰。關於政治部份，除重申羅馬柏林軸心各項原則外，並附有兩項條款：(一)簽字國之一方依據現行條約，或現行諒解，與他國所保有之睦誼，其他一方亦

未來大戰是怎樣的？

米里

阿比西尼亞人將聚衆義軍

空軍之根據地。故戰事發生之後，法國對於西班牙之巴里亞斯羣島勢將加以佔領，藉以確保地中海之交通。

英法參謀本部現皆深信假若與獨裁國家之戰爭，一旦發生，則無論在陸海空三方之力量，皆已有利於英法方面，且大戰爆發為時愈緩，則形勢更將愈利於英法。目前英法蘇德義五強所能動員之兵力，包括常備軍與後備隊在內，約為三千三百萬人。就現役軍隊與曾受軍事訓練之後備員言，蘇聯方面有一千八百萬人，法國有六百二十五萬人，義國有六百三十萬人，德國有二百二十萬人，英國有五十五萬人。至於依附於各大民主國及獨裁國之小國軍隊，亦有八百萬人。故一旦戰事發生，歐洲各國可以動員之兵力，當在四千一百萬人左右。

地中海及北非將為大戰場所

歐洲戰事假若爆發，則地點究竟在何方，思想陣線若何劃分，此為一般人所猜測莫定之間題，但彼等皆認無論如何，各國皆將捲入漩渦。唯據軍事專家觀察，一旦戰事發生，主要之戰場，當在地中海北非一帶，義大利之北部，亦有此可能性；至於法德交界之處，因法國馬奇諾防線，德之西格弗里防線，皆為銅牆鐵壁，故兩國當不致犧牲百萬壯士之生命，以求一逞於此一方面。

法國將先突破阿爾卑斯山地

故法國之戰略，必在先行突破義大利北部之阿爾

卑斯山地，然後強行通過布倫那山隘，以進攻德之奧地，同時德國方面，亦必由此路以攻法國。除此而外，戰事將側重於海上與空中。再則，分佈於北海至紅海間之各中立小國，其疆界，皆將為人侵犯而捲入戰渦。阿爾卑斯山脈，向為法義間之障壁，自有史以來，僅有漢尼伯與拿破崙曾率兵通過之，今後戰事發生，法國似擬作再度之嘗試。法國在此方面建有極堅強之炮壘與防禦工事，義大利在此方面亦有同樣之防禦，至在北非法屬都尼斯與義屬里比亞之交界處，計有一百英哩之長，多為沙漠，法國現已築有馬里斯防線，此為馬奇諾防線之縮形。

瑞士荷蘭比國現皆惶惶不寧

法德法義之間，既有極堅強之天然障壁，與人為之防線，則一旦戰事發生，自必假道於位於其間之弱小國家。故目前瑞士、荷蘭、比利士等國，現皆惶惶不寧。謀所以力保中立之道。據聞荷蘭方面決定於其國境為人侵犯時，將海堤完全潰決，以淹敵軍，羅馬尼亞若遭德國侵略時，決將其油池完全焚毀，瑞士遭人侵犯時，決將阿爾卑斯山區中之各礦炸毀，以阻敵人。

正面防禦壁壘。

英國北海艦隊力足封鎖德海軍

據英方估計，英國之北海艦隊足以封鎖德國之海軍，而有餘，在大西洋維持交通線之海軍力量，亦絢有餘力，同時在地中海方面之海軍，亦能對義保持優勢。德國之海軍現雖在迅速擴充中，但其三萬五千噸之主力艦三艘，本年內尚難完成，英法之另一戰略，在封鎖德義二國。德國深知其然，故對於煤油、大麥等物，現正不絕由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輸入中。

日本壟斷下的滿洲貿易

西方國家失去了貿易——上海需要着外匯

John Ahlers 著

木 雜 譯

西方國家不滿日本的佔領滿洲，說她這種佔領減低了她們在滿洲的貿易，而日本的貿易却恒久地加增；

日本人對這些怨言，一再地否認了東京方面堅持地說：在滿洲對外貿易裏，西方國家所佔的部份並沒有降低；以絕對價值的數字而論，從歐美輸入滿洲的貨物和從日本輸入滿洲的貨物是一樣地加增了。

然而最近滿洲貿易的報告否定了日本這種的言論。牠仍表示着在今年的頭三個月，滿洲對外貿易又有巨量的加增。這種加增完全是由於日「滿」和中「滿」貿易價值和數量的更為擴大。至於其他國家對滿洲的出入口貿易，則都遭受了低落的結果。為解釋這種的發展，我們可以利用下面官方的「滿洲」貿易的數字：

「滿洲」貿易的增進

且更形減縮了。

日本在「滿洲」底輸入，佔着主要的地位。在今年頭三個月裏，日本輸入「滿洲」二四二〇六九〇〇〇元的貨物，中國輸入了二七五〇〇〇〇〇元，第三國家總共輸入了五三七〇〇〇〇〇元。日本佔滿洲底輸入差不多百分之八〇。於是使西方國家享受的部份，僅僅限於百分之一六八了。

日本支配滿洲的貿易

在我這裏所討論的三個月的期間裏，從「滿洲」輸出的二三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貨物中，運到日本的總共是一四四〇〇〇〇〇〇元，運到中國的三六一〇〇〇〇〇元，運到其他國家的五四七〇〇〇〇〇元。日本在滿洲輸出裏所享受的部份，幾乎是百分之六三，其他國家——中國除外——僅僅百分之二三三。由上面的數字看來，日本輸出到滿洲的差不多有總西方國家的五倍之多，從滿洲輸入到日本的，差不多有西方國家的三倍之多。

上海遭受了掠奪

這種滿洲對外貿易的狀況，無疑地，日本的支配亞洲大陸貿易政策的人們把牠當作是日本現在極想在中國本部把所佔領的整個區域內所要達到的貿易狀況的一個標本。尤其是北平傀儡政府名義下所推行的貿易政策，顯明地是要在華北達到滿洲已經實現的效果。日本享受滿洲對外貿易的部份大量的加增，其他國家則相對的減少，日本獨享有利於己的入超。

據近日滿洲的貿易報告，滿洲和中國本部的商務關係是比較地發達。但這種商務，大都是暫時的和人為的，裏面還有許多近來通過上海和天津的貿易。在上海和天津兩個城市還有能够得到外匯的公開的金融市場。滿洲就是利用這種轉口的貿易，來取得牠們的外匯。

在另一方面，滿洲現正在極力停止運輸到上海，或經過上海，能使上海得着外匯替滿洲支付貨款予出口國家，而滿洲却是用着日金或中國法幣償還上海（或天津）的墊款。（譯者按：這是滿洲在進口上吸收上海外匯的一個方法。）

○元底出超，而日本在「滿洲國」則享受她對日的九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底入超。所以「滿洲國」同日本通商，她國外貿易底差額是個極有損的差額，但當她同其他國家通商，她的這種差額是個有利的差額。

滿洲貿易造成了先例

納

粹制的不光了焰地雖下高活動

德國真的情內幕

Klaus and Erika Mann

譯 清 墓

曼氏兄弟係世界名作家湯馬士·曼的哲嗣，而今流亡在美。本文即其行將出版之死裏逃生中之一章。

世界人士應該知道今日德國的內幕，德國人民尤應該知道今日世界的真實面貌。在伸手不辨五指的漆黑一團中給投下一把光明的火燄，這份責任落到了德國亡命家的身上，呻吟於納粹暴政之下的德國人民，應該知道希特勒的陰謀毒計，應該明白一個真正的德國人所應該想的、做的、計劃的一切必如此，而後才能進入建設新興德國的準備階段。

德國的亡命家所由偷入德境的道路，是複雜多歧而又荆棘滿途的，死亡等待在每一個角落上。我們對於現在在這些道路上掙扎前進的，沒有武器，沒有防禦的英雄們，不由得不愛戴敬佩。我們和許多這樣的人談過話，也有許多後來是在戰鬥中夭折了的。下面記述的，便是爲德國的自由解放而奮鬥，最近在我國被斬首處死的一個戰鬥員的故事。

希特勒袍笏登場的時候，他纔二十歲。尚在孩提時，他是共和組織的一份子；年青時，加入了一種名叫「黑紅與金色旗」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後來這政黨被解消了，牠的許多領袖都被抓去在集中營中受苦。我們這裏要談的，是一個朝氣勃勃，出身微賤的青年，他過的是不見天日的地下生活，但他以為他在白色恐怖前面低頭，不過是暫時的事罷了。他談到他所做的反希特勒的秘密工作。

「主要的，」他說：「就是散佈真實。其餘，自然而然會來。只要我們同胞知道了全部的真實，他們和希特勒就要斷絕來往了。所以嚴格說來，我們的工作不是革命

的；而是一種事實的啓發。」

「我是一個熟練工人，」那青年繼續說道：「而且在我做工的那家工廠裏保持着良好的記錄。我的許多夥伴——我敢說，總在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左右——是反對希特勒的。當然，我們相互間不敢明說，即使在只剩下三四個人在一起的時候，也不敢，因爲說不定裏面的一個就是間諜。我告訴他們，我昨天聽見無線電中演講，說時，我裝作很高興聽牠的樣子。接着我說，一下子出了岔子了——忽然有一個奇怪的電波打斷了牠。那電台也在演講，當然我不相信他們所說的話。於是我的夥伴問我，他們講些什麼？「哦，」我不屑地回答，「外國人的談話——窮兇極惡得很。」接着，我覆述了英國下院中反對派的言論，德國「志願兵」在佛朗哥西班牙的問題，以爲羅斯福呼籲和平的一些話。我說，外國人這樣說，真是值得驚奇呀。我的夥伴也說：對啦，真值得驚奇呢。一下子，他們的眼睛裏燃着了憎恨真正的說謊者的光芒。」

我們問那年青的工人，在現存統治權的敵人有必須要公開討論一件事的場合，他們是否能够舉行集會？他搖了搖頭。「那自然不行，」他說：「可是我們也有法子對付。我們凡有喪事，必定親去參加，如果有誰死了，而他又是我們中間一個同志，他的喪事通知，於我們便是個政治集會的號召，不須要再有什麼答覆，我們成千成百地集中在墓場上，互相傾告心中的積憤，交換着新聞和問話。」

「新聞打那兒來的呢？」我們問。

「來自各色各種的來源。」青年回答說，「有胆子

大的人晚上偷聽了「德國自由保障」無線電臺的播音，或有人從外國寄來或帶來一些傳單之類的東西。請

「抽煙，」他忽然遞給我一匣香烟，那是他特地為我們打開的。「德國出品的香烟，」他說，「Rentsma No. 3」

我們點着了烟捲。青年望着我們，「你們發見了什麼沒有？」過了一刻，他這樣問訊。不，我們沒發見什麼呀。「看

看那烟霧是怎麼的，」他說，「抽煙的時候，要是遇見了這樣的烟霧，我們就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了。現在，把香烟給我！」他從我們嘴裏把香烟拿出來，弄熄滅了，然後拆散開來。一張很薄很薄的紙掉了出來，上面印着密密麻麻，但卻清晰可讀的「蚊」頭小字。「這就是啦，」他說着，我們就拿來讀了一遍。

當我們看到我們的同志，享利支、曼的工正的簽名時，我們的感動真不是言語所可形容的。那張紙上，印的是他從琶塞隆拿播送出來的演講。「在希特勒誕生那天，」青年又告訴我們，「香烟在工廠裏散發着……」那是 Rentsma No. 3。我們裝了許多匣子的贊貨——從外面，什麼破綻也看不出。可是只要一燃着烟捲，我們的同志就看出來了，烟霧特別多，紙特別厚。於是他們就打開來讀。在他的語調裏，可以體味出滿意驕傲。

「要是不幸而被捕了呢？」

「那，」他說着，用手摸了摸額子，「什麼都完了。」

我們去年見到這年青人的時候——他已經走得太遠了。他到外國有好幾次，把小冊子塞在箱子的夾層裏帶回去——

看起來，那些都是賤價的紙面子的古典文學書和第三帝國的旅行指南之類，和香烟一樣地無可責備，但却用

真理的形式包含着無數星火即可燎原的危險東西。

「我從這裏的友人處得到了許多不易得到的暗示，」他那時候對我們這樣說：「他們提供寶貴的消息，介紹聯絡員的名字，我和他們約定日期。我得在德國做完某一件事，譬如說，在五日之內，怎樣去做，那是我的事。如其到期而人不到，那就是出了什麼岔子的警號，我不是被看守了起來，定是被抓住了。我們的同志常常遭

了秘密警察（Nestapo）的毒手，那也許只是幾天的拘留。但這些日子可以壓倒他的脊樑——他的志氣。他會受到砲烙凌遲的酷刑，受到雙親或愛人將被處死的威嚇。然而，只要他的志氣消滅了，他就可以恢復自由。重見天日的時候，他將是一個轉了向的人，雖然外表上沒有人看得出。他可以自由自在的到隨便什麼地方去，但他永遠被秘密警察追隨着，看管着。他做的事都被報告上去，每一個和他談過話的人，一切他所熟識的人都被報告上去，我們的秘密印刷機關設立在什麼地方，也被報告上去，我們不顧生命危險，艱難締造起來的工作網，一下子就被全盤破壞了。這就是我們所以要遵守時刻，

準時必到的原因。如果我們的同志不能把他在德國所做的事，每一天，每一小時做一個詳細的報告，他立刻就有通敵的嫌疑。他一定成了秘密警察的狩獵物，意志一定消滅了，轉向了。」

青年說話的時候，我們望着他。他的外貌是非常普通的——櫻色的髮，中等身材，特出的地方一點也沒有。

他說話帶着感情，乾燥，不離題目。我們非常慚愧，當人們談到反希特勒鬥爭的時候，總把我們的名字提出來說，而不知道他的反希特勒鬥爭，全靠的是他這樣的人呀。

「各人有各人的鬥爭方式，」他說，「而亡命客，就

是我們的運輸線；他們供給我們許多重要而可貴的消息報導。此外，他們還能把我們的意志向全世界呼籲。他們是自由的政治的亡命客實在是非常重要的。」

他把重音放在「政治」兩個字上，用意是非常明白的，因為亡命客所代表的德國人民的精華才在實際的反法西斯鬥爭中少數「昇華」了的精華才在實際的反法西斯鬥爭中盡了責任。

我們的朋友，金屬工人，二十五歲，是在他的生身之地，德國中部的一個小城裡，被秘密警察抓住了問斬的。可是，頭可斷志不可屈，他始終沒有做秘密警察的食餌，始終不願出賣他的朋友。他死了，年青的未亡人穿上素服，以誌哀悼；在頭兩天，她走到街上去，路人都勇敢的趕上來，捏一捏她的手。他們沒說話；他們只是望着她凝結着悲痛的臉。兩天以後，她穿着花衣服走到街上。有好事的人問她，喪期未滿，為什麼穿花衣服？「爲的是秘密警察呀，」那女人回答，「他們不許我穿素衣——那是擾亂治安！」

在德國內部進行着一種鬥爭，自由軍隊所用的武器是私語，他們的炸彈是印着密密麻麻的小字的薄紙片。

不聞不見，

我們不戴徽章，

敵人找不着

復仇的機會。

像空氣，像湍急的流水，敵人找不着我們，

只覺得我們在生長着。

這是德國很流行的一支歌曲。牠的名字叫做「合法的私語」，牠孕育着偉大的革命的火燄。

過去幾年中，一到晚上就襲擊着納粹勢力的「德國自由保障」無線電台，牧場總是這麼一句話：「明天晚上再見，同樣的時間，活長多少多少，秘密警察不放在心上。」是的，秘密警察不放在心上，這些人帶着小型的發送機，足跡踏遍了整個德國。聲音發自汽艇、汽車、運貨車，從黑暗的高路上，或從蘆葦深處。「哈囉，哈囉，德國自由保障電台播音！」電台關於德國事件的消息，非常靈通。牠知道納粹領袖的陰謀毒計，常常比任何人都早。牠在總理的身邊一定埋伏着有才能的特派採訪員。但牠的消息來源，主要的是從外國。在這裏，同樣可以見到亡命客在反法西斯鬥爭中所起的作用。他們提供「自由保障」電台以世界各處的消息。

西班牙外交部長伯爾（Berl）在日內瓦所作的演講，湯馬士·曼的告德國民衆書——凡這些都是「自由保障」電台用來使聽眾如醍醐灌頂般沉醉的材料。「哈囉！」我們聽見牠說：「秘密警察在想法子割斷我們，我們要移到右邊一點去。」聲音消失了，我們把手轉到右邊一點去——聲音又來了。現在，牠在引證哥德、繆勒、勃蘭這些名人的說話，提醒德國人，他們有優秀的天才和光榮的歷史，由此證明牠所說的是真實的。牠的要求是正當而應該的。通過全國，人們屏息坐着，聽無線電，四周的窗和門一律嚴閉，全神灌注地傾聽那大無畏的聲音，他們必須把聲音調正得像喝噏的私語一樣，因為聽牠在德國算是最高的叛逆罪。

夜裏，有時會有幾隻顏色輝煌的氣球飛過德國的

邊境，如杜塞爾多夫或沙布呂根之類的大城市，忽然在空中炸裂了，東西飛了下來——一些薄的印有小字的紙片——飛到街上，那時候如其有人跑去檢了起來細細閱讀，那也是一定最高的叛逆罪。真實來自外國；有戰鬥意志的亡命客，便用這種方法，把真實介紹到國內；內的人，由此知道了他們的友人在默默地工作。這給予他們以傷感和勇氣，我們相信，他們一定會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感想的。

當德國船載了許多遠足旅行者，停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或馬白拉（Madeira）的港灣裏的時候，有人駕了小划子，遠遠的駛到海洋裏去歡迎他們，手持小旗，上面寫着：「援救尼羅勒（Niemoeller）」「停止擴軍」「和平歐洲的民主主義德國萬歲」。

一般說來，這些旅行者是不准下船的。即使他們得到下船的許可，他們也會像囚犯一樣地被看管起來。他們如其能夠接觸自由國家的自由市民，他們一定會得到新的胆量和勇氣。有戰鬥意志的亡命客是不會放棄這個機會的，他們想盡種種法子，跑到那些囚犯身旁去，把文件送到船上去，這麼一來，一些盲目、無知、麻木而絕望的同胞，糊塗而來，却帶了智慧和真理而返。

新中國青年在抗戰中的鬥爭

本書是抗戰以來青年鬥爭的總報告，也是今後青年戰鬥的指路碑，凡是青年的導師和革命的青年，均應一讀。目次如下：

- (一) 三民主義新中國的戰鬥在勝利中進行
- (二) 新中國青年鬥爭展開了歷史的新頁
- (三) 現階段青年鬥爭的三大號召
- (四) 新中國青年鬥爭的特點
- (五) 新中國青年在抗戰中的主要任務
- (六) 三民主義青年團是祖國的新生命
- (七) 中國青年統一運動
- (八) 中國青年運動與世界青年運動
- (九) 青年幹部是抗戰革命巨流的中流
- (十) 青年訓練是中國抗戰力量的原流

爲他們明白他的實情。

總理忠於他的計劃大綱，竭力誇大了亡命客的危險性和麻醉的作用；他們變成了一羣陰險欺詐，結黨營私的無賴，殺人不眨眼的吸血鬼。國民觀察報（Volkschr Beobachter）上，每期都有這樣的標題：「猶太人布爾塞維主義宣傳毒害了英國的輿論」「亡命客在巴黎進行萬惡不赦的陰謀」「紐約在亡命客的鐵蹄下」。我們承認，我們高興看見這樣的標題，並不因爲我們行動之被希特勒「器重」而是因爲標題能够喚起德國同胞來注意我們的行動的緣故。我們的同胞期許着，企待着我們；我們的敵人攻擊着我們，但攻擊總比不注意好得多。無疑地，政治的亡命客將是總決算中一個力量雖小，但却有着決定意義的因素。

也許是他所有的最危險的敵人。並不因爲他們所用的武器怎樣可怕——他們什麼都沒有——而是因

幕內的洲亞

譯林 白

John Gunther 著塞根·翰約

日本的統治者

—接第二節—

皇帝每逢隆重的節日，駕幸到伊勢的神社，「太陽女神」的神社那裏去參拜。他到那裏去禱告「太陽女神」，報告她一些顯赫的大事。他在父親死後去過旅行，歐洲的前後去過，婚後，諸如此類的時候都去，假使日本又要宣戰，那他又得去了一切內閣大臣或其他高級官吏，上任之前，也得到伊勢去，在那裏膜拜，把他們的上任通知「太陽女神」。這是他們開宗明義的第一個責任。

幾年以前，有一個名字叫做森（Mori）的內閣大臣，一時疏忽，用手杖挑起神龕的帳幔。他不久便遭了暗殺。

幾月以前，我站在東京規模很大的明治神宮附近。沒有東西比日本人作禱告更有趣的了。是一個微雨的下午，可是，和服裝束的婦人，穿黑禮服的老紳士，在閃亮平滑的草地上躊躇著，在傾斜而鋪著砂礫的坡道上走著，一直站在雨中。這種事全在露天進行。熱誠的慕道者走近來，鞠躬，然後緊緊地合著雙掌。這是在召喚他想召來談話的祖先靈魂。少停，他和祖先開始通話了——用一種驟急，迫切，隱約可聞的低聲談著。然後又鞠一躬，銅板掉在草席上，最後又鞠一躬，向後退出。

我來到日本的時候，提出了在我以為非常簡單的一個問題，用以表示我的坦率。問題是：「假使皇帝自己是一個上帝的話，他向誰禱告呢？」

當然，他向他的祖先禱告。可是，我無意之間，提出了一个複雜的神學問題。皇帝果真是一個上帝嗎？不用說，

他是「神性」的存在，但他是不是「一個」上帝？確是分歧不一的。在有些保守派的日本人看來，他的確是「一個實在而有生命的神者」。另外有些人只說，他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日本的天地間一個至高無上的存在，恰如在汎神論哲學家們心目中，是整個宇宙中一個上帝一樣」。他是「整個種族的表率……自不能記憶的上古以迄於時間的末日，抽象的人物漸次轉變為具體而分明的象徵」。

作為民族宗教之神道（Shinto），是特別難於闡明的一個概念。最近，政府組織的委員會花了三年功夫，想舉辦這個事業，結果終歸泡影，就本質而論，這乾脆就是對於日本——對於國家本身的崇拜。牠藉兩種形式存在著，一為現世的，一為神學的。一切日本人都信奉著神道，但他們同時不妨又是佛教徒，或甚而至於基督徒；牠的顯明的標誌，是祖先崇拜和愛國精神的綜合。一切日本人都是一「太陽女神」的直系子孫，都尊重他們共通的祖先；一切人都可以間接地說是那大家庭的許多成員，而皇帝則是他們的家長。日本的萬神廟裏，有八千萬上帝。每一個死於戰役的兵士，都有資格受到祭奠，都被他們的子孫畏敬著，即使不變成實在的上帝，至少也算得是一般宗教結構中一個有地位的人物了。

桑色（Sir George Sansom）在他那部行文精麗，必須人手一編的名著，日本文化簡史（Japan: A

『橫於一切神道祭典的核心的是德行的意念，橫於一切神道信仰的核心的是繁榮的意念……後來被叫做神道的那宗教，在上古是一種未經提練的野生的汎神主義……倘說原始的日本人

把一切自然物象視作有靈魂寄居在內的，他們的

宗教是一種萬物均有靈魂的學說的結晶，那是把確切的詞彙應用在太曖昧，太易變的東西上面，那些東西根本不能用簡單的定義說明。』

在比較的最近，神道之復活為政治和宗教的力量，是很值得注意的事。神道恰如皇帝的現世權力一樣，在一八六八年以前，是暫時失墮過的。逐漸地，維新運動的設計者們，發見了這種宗教愛國性的象徵主義之非常實際的用處。根據神道的教義，作為國家首長之皇帝，也是一個巨大，單一的家庭的首長；因之——粗糙地說——「神道」可以用來達到一個非常切題的政治目的，就是說，國家之不可分的統一概念。日本人之崇拜皇帝，是古已有之的，但這種崇拜，倘沒有經過後來一番鼓吹和推進之功，那將不知失墮到何種地步了。舉例說明：皇帝就是在伊勢神社舉行登基大典的第一個近代皇帝。

如果你問一個有智識的摩登化的日本人，比方說，一個研究生物學的學生，或者一個出過洋的政治新聞記者，他信不信日本皇帝是神性的，那麼，在大門顯著的場合，他大概會回答他不信。皇帝淵源自「太陽女神」的那個故事，實在太難置信了。可是，大多數日本人，甚至還有少數摩登化的日本人都以為日本人民的主體應該相信皇室的神聖，那是好事，有價值的事。像這樣，連懷疑派也懶惡人家相信神話了。更值得驚異的是他們自

在統治日本的人們手中的，有極大威力的一種政治武器。

二二

皇帝現在住在東京中區九重宮（Kyūjō Palace）的進深而隱秘的城牆裏面，建築之美是找遍世界也罕見其匹的。牠在以前，好幾世紀之久，做了將軍們的

堡城和宮邸；皇族在一八六八年恢復了實權之後，便把牠承受了過來。牠用花團錦簇的奇草襯托着住在裏面的森嚴的人物。外面圍着一道寬闊的城壕（從前有三條不相連的護城河），青青陵上，柏灑灑河中流，參差的樹影倒映在綠波的面上，造成古趣盎然的奇景，那巨大的花岡石城牆便蹲踞在綠波古柏的當中。這不規則的圓形的堡壘，迤邐至幾里路遠，點綴着有四十個城門，許多座巍峨的高塔。城牆用大而方的石頭砌成，被水浸蝕，已成灰色，藉以壓住沒有用漿灰或灰泥塗牢的岸土，免得在地震時受到無妄之災。城牆裏面，有嫩綠的草地，園籬，宮殿以及皇室建築的其他許多附屬裝飾品。除了特許的少數貴賓之外，大門是禁止通用的。

在夏天，弘仁及其家屬照例要到葉山（Hayama）去小住幾日，那是鎌倉（Kamakura）附近的避暑勝地，離開東京約有三十哩地之遙。皇帝在此處游泳（他是一個技巧非常高明的游泳家）或散心。他愛收集水族動物學的標本，以備實驗之用。他的海岸，不用說，是私人專利。聞人莫入的禁地，即使在毗連的海岸，行海水浴的男性游客，也得在游泳褲之上，外加上衣，這在一般

別墅——總數許有五十處之多。皇帝難得去巡幸。他的例行公事，他的公務職守，是被古代習俗規定着，嚴格地限制着的。一年中有二十一次，舉行崇神的儀式。一年中有一次，皇帝親去參加靖國（Yasukuni）神社的祭典，那裏祭奠着日本的陣亡將士；一年中有一、二次，他參加陸軍或海軍學校的畢業典禮；他給國會開幕，或參加類似的典禮；他被首相和軍事領袖諮詢着他接見新委派的外國公使，間或也接見外國的要員。

新任公使的陳獻國書，是一個威儀赫赫的盛景。新任公使一個人進去觀見。他的隨員誰也不能進去。他走向前去，鞠三次躬，接着便朗誦他的國書。接着，皇帝誦讀答詞。這之後，許會有幾分鐘的交談。皇帝說話由譯員加以翻譯，那譯員必須雙目注地，低聲耳語。於是新任公使再鞠三次躬，禮畢而退。

美國的副總統賈納（Garner）先生在遄赴菲島的途中，順便訪問過東京，他照例用愉快的聲調對他的朋友說，皇帝接見他的時候，他將從口袋裏掏出一隻美國出品的錢來，說道：「陛下，這是貴國人民不能摹倣，也不能競賣的一件東西。」所有僑居日本的美國人頓時大吃一驚，異口同聲地告訴賈納先生，他在任何情況之下，也不能做出這種事來，因為他如果這樣做了，同在室內的皇帝左右的侍從，就會覺得皇帝之被辱，而以殺謝罪的，無論如何，賈納後來放棄了這種計劃。——因為他查出，有些日本出品的錢，的確是美國貨的摹倣，售價只合美金三角。

(續第一段)

次日早晨，曹三無力地躺在土鋪上，昏沉的眼光看着一個一個鄰人走來，又看着一個一個鄰人走去。一切鄰人的慰問的話，在他聽來，仍似乎只是一片不斷的噏噏的響。

斷斷續續地從內房傳出幽弱的哭泣聲和尋死覓活的話。

曹三閉上眼睛，在他心中，一切都已死滅，什麼念頭都沒有，連憤怒也沒有了，所有的只是疲倦，疲倦，疲倦，他一心只想有片刻的安息。

可是母親在內房說話，每一句傳到他的耳裏却像一塊石子似的打在他的心上。

『好閨女，好媳婦，不要哭，不要難受了。人那個會怪你們不是，碰到這種事，誰能說你們不好呢？這種反常的事，有什麼可說的，你們趕快安心息一息，養養神，尋死覓活的話，快不要說了。好孩子，不要哭，養養神，息一息罷也好讓他息一息。他纔睡過來，他挨打的青一塊紅一塊的，躺在那裏，你們只管哭，叫他聽着不是更難受嗎？不要哭了，好閨女，好媳婦，息一息，養養神……』

曹三愈聽愈難受，在土鋪上不絕地翻身，突然他爬下牀，走出門去。他橫了心，不再顧慮他的母親、老婆和妹妹。她把她

們拋棄了，爲的是他要替他自己和替她們報仇。

在那大路上，曹三聽得母親在後面叫他，他連頭也不回，只自加快了脚步踏向前去。

二 凶星的危運

他和辛柳莊的土豪門下有些走動，甚至和縣裏也有些線索，所以專愛挑撥人家失和興訟，他便從中使用些曖昧的錢東

莊純樸的農民中，他是惟一的刁蠻，誰也鬥不過他，誰也懼他三分。他本姓嚴，排行第四，東莊的人們給他起的諱號叫做嚴四亂子。

嚴四亂子的老婆劉氏已於十六年前去世。據東莊的老婦們說，因爲嚴四亂子作孽太多，所以天罰他絕子絕孫。劉氏去世時只遺下一個女兒，於五年前嫁與小河南岸丁家的丁大作了妻室。丁大爲人忠厚老實，父母雙亡，只有一個兄弟丁二，因天生他較丁大靈巧，所以自幼便由他的父母作主，學作了瓦匠，已頗能賺點兒錢。嚴四亂子的女兒嫁過去的時候，丁家有着十幾畝耕田和一匹牛，丁大種種吃吃，原也頗可過活。只因後來爲了一件極小的事和鄰人不睦，聽信了嚴四亂子的慾意，到縣裏去興訟，以致不滿一年，便把所有的田地和耕牛都化費完了。丁大受了這人事的打擊，生起病來，鄉間又沒得好好的醫治，不久也就嗚呼哀哉了。

嚴四亂子對於他的女婿的死，毫不覺得傷心。丁大入殯的那天，嚴四亂子在丁家也正如他在別人家幫助一樁田地買賣似的，儘在那裏大吃大喝。直到丁大的棺材抬出去埋葬完了，他纔板起了做

考中秀才

是一個半吊子的讀書人。不知道什麼時候他來到這東莊，便在那裏鬼混到如今。因他會寫得幾個字，所以不論誰家，每逢有婚喪壽誕，或田地買賣，或銀錢借貸等事，總脫不了他的份兒。又因

父親的面孔，把女兒叫到跟前，嘮嘮叨叨地教訓她一番。

『女兒哪，什麼都是命中鑄定的，誰也拗不過。丈夫死了，是你自己命苦，也怨不得誰，現在爲父的也不指望你別的，你知道我們是世代書香，知書識禮的，不要丟我姓嚴的祖上的臉，女子應該從一而終。你懂得我的意思罷？你要好好地守節，不要丟我姓嚴的臉。你瞧莊西王家的那座貞節坊，多麼有光彩！只要你肯死心塌地的守節，不怕不過些年也請得那麼個石牌坊，好替我姓嚴的祖宗吐吐氣，也叫了就是這個事。古話說得好，「好馬不配雙鞍跨」，難道人還不如馬嗎？你要記住這句話，常常想着好馬就好啦！』

他的女兒哭喪着臉，垂着頭，只站在他的跟前不做聲。後來聽着她的父親嘮叨得愈不成話了，纔從她的哭啞了的嗓子裏說出一聲『知道了』後，轉身到內房去了。嚴四亂子也便起身回家去，一路上還在咭嘴着：『別的也不指望你了，就是這個事。』

丁瓦匠呢，眼看着他的哥哥死了，家產也完了，便把這一切都歸罪於他的寡嫂。他常常背地裏對人說，他的寡嫂是一個『兇星』，娶了她來不到一年，家產就破完了，哥哥也被她剝死了。東莊本有一種

牢不可破的封建的迷信，以爲年輕的寡婦總是有些不吉利的，這『兇星』的名一傳出去，誰還敢覬覦她，連有名大膽的光棍陳三麻子也說不敢要這『兇星』做老婆，寧可光棍一輩子。

受了父親的一番教訓，又頂着『兇星』的名，於是年輕的丁寡婦只好在那裏守節了。丁瓦匠得養活她，起初，不怎樣，後來丁瓦匠自己娶了老婆，增加了生活的負擔，覺得有點兒入不敷出了。其實只要克儉一些，是還能過得下去的。可是丁瓦匠不免又聽信他的老婆常常說些不盡不實的小氣話，因此便要把他的寡嫂再嫁出去。但就因爲丁瓦匠自己在先前早已把他的寡嫂宣傳成爲『兇星』了，所以這婚姻很難找着配偶。丁瓦匠沒法，便去找那些慣於做媒的老婆，把這件事東托西托，漸漸地這風聲傳到嚴四亂子的耳裏，把他嘴邊的那幾根稀疏的淡黃鬚髮直氣得發顫。他便像一團火似的直衝過小石橋，到丁家去拍檻拍凳，責問丁瓦匠入逼嫁寡嫂的罪，嚇得丁瓦匠慌忙賠禮認罪。自從這一場大鬧之後，丁瓦匠便再也不敢提起他的寡嫂的事，旁人當然是更誰也不來管這事了。丁寡婦便在那裏死心塌地的守節。

牢不可破的封建的迷信，以爲年輕的寡婦總是有些不吉利的，這『兇星』的名一傳出去，誰還敢覬覦她，連有名大膽的光棍陳三麻子也說不敢要這『兇星』做老婆，寧可光棍一輩子。是那樣的無聲無息地守節。除了死去幾個人，生添幾個孩子，此外什麼變動也沒有。直到今年四月，倭鬼子兵打到了辛柳莊，這寧靜得像止水似的東莊，纔發生了空前騷動。因爲矮鬼子兵到處放火打劫，逢男便殺，見女便姦，凡是人所做不出來的兇惡無恥的事，矮鬼子兵都做得出來。尤其是女人，不論肥瘦美醜，只要一被矮鬼子兵的賊眼瞧見，便休想逃避脫身，甚至五六十歲的乾癟老嫗和十一二歲的未長成的小姑娘也都被強姦。所以這家逃命的莊稼人也不得不驚惶起來，一齊逃命。他們東逃到西，又西逃到東，在河的南，這家逃到那家，那家却又會逃到河的北，在河的北的又逃到東，托西托，漸漸地這風聲傳到嚴四亂子的南的逃到河的北，在河的北的又逃到這家，誰都以爲自己所處的地方危險，却又誰都不知道什麼地方安全，只在那裏亂嚷嚷的逃來逃去，結果是漸漸地都逃散到較遠東莊距辛柳莊更遠一些的別村子里去。

在這全村人心惶惶，慌亂逃命之際，那久已無人注意，無聲無息地獨自在守節的丁寡婦，却獨十分鎮靜。她對於這天大的變故，也像她平日對於村上所有的婚喪壽誕等世俗的熱鬧事一般，冷淡得毫無關心。她不驚慌，也不想逃命。丁瓦匠催她走，她不動。丁瓦匠的老婆也催她走，她也不動。催急了，她就說她自己橫豎是苦命人，活着也沒意思，死了也沒牽掛，一個寡婦拋頭露面，這裏那裏亂跑亂闖，倒還不如死守在家裏的好。丁瓦匠和老婆聽了她既說這樣的話，也就落得身邊輕鬆，拋下她在家裏，兩口子自顧逃命去了。嚴四亂子呢，自從那一次到丁家拍檻拍凳，和丁瓦匠大鬧一場後，這兩三年來便一次也沒有到過丁家來看顧他的女兒。這在他，起初是負氣，後來是因爲冷淡得久了，成了習慣，索性就根本不想到了。他覺得他的女兒的，就只是一個貞節坊，而這件惟一的心事，經過他那次的大鬧，把丁瓦匠壓下去了後，他也就不再放在心上了。他早已像他的女兒已經死了多年似的忘懷了。現在當這慌亂緊急的時際，他怎麼還會想着她的女兒，他自己早已逃到不知那裏去了。

美商

中美日報

言論公正忠實

消息迅速準確

廣告效力宏大

訂閱價格低廉

社址 上海多愛亞路一〇六號

電話 六一八〇〇八六一 轉線總部各接

九號掛報電 七七八